

闕耶篇目次

宗教辨惑說

儒家畏天命耶教禱謝上帝辨

明害篇

破迷篇

論耶教致禍之故

上帝主宰說辨惑

佛化基督教序

答楊君書

答曾約農書

答朱敬一書

記與曾賢孫談話附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禍論

與曾伋庵書

宗教辨惑說

甲子正月

第一章 緣起

予去冬有宗教答問之作。嘗以質諸教會友人。將以折衷求是。非敢固執己見也。而見答者寥寥。或則以膚泛之言應之。無辨難之語。甚非以直見道之意也。然予則猶含意而待伸。以爲天地間真理一而已。不能兩可。不能苟同。今耶教之人言曰。世界惟耶教爲真宗教。爲真理。苟不信從。則爲有罪不赦。青年學子。方受教育。固將以至善爲依歸。而世之以宗教以學說成一家言者亦多矣。大抵門戶水火。入主出奴。將使學者何所適從耶。而彼私其教者。又張大其詞。謂爾不信耶穌者。背教規者。皆得罪於天。永不得救。期於使人不敢不入教。已入教者不敢復研究其他教理。故亦有其徒明知佛法因果之說。有至理者。而口不敢道也。家世夙受儒教禮法之益者。而不敢復行也。乃至祀其祖先亦謂爲得罪上帝。將受天譴。彼隘陋自私。滿充嫉妬之傳道師。倡爲此說。期以宗教爲專利之物。名爲尊上帝。實以誣上帝。名爲傳真理。實以蔽真理。蓋天卽理也。世豈有狹小隘陋嫉妬詛

况而可以稱天理者乎。予夙頗有喜於耶教。以其徒事人捨己之精神亦多有足感人者。而爲此等謬說所玷。遂滋無窮之弊害。統觀歐洲列國歷史所紀政教發生之戰爭。致人民於愁苦殺戮。而終致激成反動。以推翻宗教者。莫不由此謬說自致之也。耶教在今日已漸式微。然基礎尙甚深固。苟其徒及早憬悟。取他教之長。以改善而進於道。未始於世無裨。故予不辭譴陋而有斯篇之作。

第二章 宗教之目的

宗教最大之目的。在謀人生幸福世界和平。其目的惟一。其率循之途徑亦必同一。此義中庸已言之矣。蓋謀人世之安寧幸福者。天意也。亦人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達此目的。必循是道。故曰率性之謂道。宗教者。途徑之指導也。故曰修道之謂教。夫使目的同一。途徑同一。詎復有彼我之見。軫域之分。苟無歧異。爭於何有。今有樹教義以是己非人者。吾人欲辨其真是真非。則當究其所說爲圓通抑爲膠執。爲博大抑爲狹隘。爲順成抑爲穿鑿。爲實際抑爲荒唐。由前之說。則聞之者能信受悅服而幸福安寧之目的可達。是率循天命之正道也。由後之說。則託名宗教而去目的愈遠。終至鬥爭殺戮。爲世詬病。卒歸淘汰。吾人同賦天命（即

明德）此心具有準繩。當平心靜慮。自爲抉擇。庶不爲似是而非之說所誤。以認天而悖道也。

第三章 天道之意義

凡言道與教者。大抵以天命爲宗。天命者。對於人而言。離人則無所謂天命。換言之。天命者。必於人之心性體驗之。情感發見之。非是則不見也。何以言於心性體驗之也。（釋天命者。莫善於大學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自明卽佛教之明心見性也。）心之誠者。不雜。須些人爲。然後臻參天地贊化育之境界。性之靜者。不染一毫渣滓。然後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感覺。蓋道心與天心。真如不二也。何以言於情感發見之也。凡人窮極則呼天。獲福則謝天。作善人所喜。則天降之百祥。作惡人所怒。則天降之百殃。世有善人而賞或不加。惡人而罰或幸逃者。則旁人必以賞罰望之於天。而天之報施刑罰。亦歷歷不爽。蓋天道與人情。息息相通也。古人云。天道遠。人道邇。又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孔子曰。能近取譬。爲仁之方。故儒與釋之教人。皆不言天道而言人心。譬之於物。天猶明鏡也。鏡中狀貌。則吾人所反射光線也。欲求形貌之美惡。不能

責望於鏡。猶之自身之命運與禍福。不能責望於天也。當反求諸己而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佛經曰。若自不發心。雖諸佛菩薩不能度也。是故天者。羣衆心理所積之中和性也。上帝者。羣衆心理中和性之代表者。亦以羣衆心理爲代表者也。所謂萬能與最高權。則又由羣衆心理所積而成者也。我與各個人所賦之本性。則亦由此公積體中和性分授而出。所謂天命也。至於賦性。或得其偏而失其中和。則各個人自造業因之所致也。非天之咎也。所謂形貌之醜惡。不能責望於鏡也。其所謂性之中和者。則誠與靜是也。統名之曰仁。其在心性之發動者。則爲忠恕。而推之於行事者。則分別爲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故自其性之靜者言之。則天地人我萬物皆相忘於無有。是謂止至善。是謂至誠。是謂無極。佛家謂之眞如。謂之涅槃。由其心之動者言之。則所以應天下萬變之事物者。遂見爲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也。孔子言畏天命。而其論求仁之方。則克己復禮而已矣。大學言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而已矣。中庸言明天命。曰。率性脩道而已矣。孟子言事天之道。曰。存心養性而已矣。佛言大乘正宗。曰。如是安住降伏其心而已矣。觀乎此。則事天與明天命不

敢於心性以外求之亦明矣。知此義也。則可以言天道。可以言教。

第四章 儒家求仁之方法

人有恒言曰。各教皆以勸人爲善爲目的。此言是也。佛言慈悲。普度衆生。包涵十方三世。其義甚廣。言究竟義。固當如是。然非常人所能解喻。所能幾及也。儒言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大學之道。專就人生身心日用論列。近而易曉。茲請以儒家言與耶教之所謂愛者相比鏡。則可見儒家之言仁。有求仁之方。有爲仁之法。非如耶教之言愛之泛而不實也。蓋吾人天性爲物欲所汨沒。雖夙知仁之當依。德之當據。而外誘甚強。中心輒不自主。動爲所移。故必有存養培植之方法。使心常親乎仁而不違離也。故孔子答弟子問仁。有種種方法。其屬於存養者。曰克己復禮。曰強恕求仁。曰仁以爲己任。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剛毅木訥近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皆求仁之方也。其屬於培植者。曰以友輔仁。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皆爲仁之法也。而其尤注重者。則爲孝弟。所以然者。泛言

博愛。每易流於虛僞。近於務名。且仁之發動。必有所自始。親愛之切者。莫如父母。常能推父母懷抱哺乳提攜顧復之恩。則雖涼薄之性情。亦能化爲敦厚。頑梗之氣質。亦漸變爲溫良。推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天下皆和親而人民安樂。故聖人以孝弟爲仁之本。而以爲王道治化之所從出。所謂以孝慈臨民則忠。所謂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所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夫使民風反於忠厚。而推孝思以錫其類。則盈天地皆慈祥愷惻之氣。雖有暴戾險狠者。處於其間。亦與之相消而默化。則忿爭殘殺之事。自較減少矣。推重孝弟。所以發育其仁慈之性情。祭祀祖先。又所以保存其孝弟之觀念。故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所謂重祀祖者。非有取於黍稷馨香以求神福也。特不忍有死其親之心。故歲時伏臘。必有供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夫孔子固深惡乎媚鬼者。謂爲獲罪於天。無所禱。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爲而重視祭祀先祖。若此。蓋視祀祖爲培養其孝友之情。忠厚之德之最善方法故也。今牧師之言曰。必去爾主位。除爾拜跪。絕爾飯食之供。禁爾香燭之奉。是皆虛僞。且得罪於天帝。若必欲記念其先人。則供奉照

相。獻以鮮花可矣。夫主位香燭供獻肴飯者國俗也。有何道義之違礙。以致得罪於天耶。且主位與照相有何分別。香燭與鮮花有何差異。今使儒教之徒傳道於西土。而曰若必去爾照相而用木主。舍爾鮮花而用香燭酒飯。否則得罪於天帝。其爲近人情而合天理否耶。抑亦徒自狹其教義。貶其價值而已。耶教褊小狹隘之處甚多。故不能推行於中國。此特其一點耳。所以然者。由於不知事天事人之真諦。與夫求仁爲仁之方法。故斤斤然爭儀式之末而忘其大本也。

第五章 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

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然其言天也。在未來之虛榮。而非實際之受用。其所獎進。在專一之信仰。而非在正義之行爲也。換言之。重外而輕內。舍本而逐末者也。其言曰。信耶穌者得永生。得入天國。坐於耶穌之右手。迨末日審判。信者得種種安富尊榮。不信者受種種罪苦刑罰。雖義人不赦也。故曰。苟爾愛爾之父母。比於愛天父。則不得入天國。有請先葬其親。而後從耶穌遊者。耶穌語之曰。汝隨我行。任死人自葬可也。所以然者。則由於以爲有信仰。則萬事具足。又以上帝爲能自由禍福人。其條件以信否爲從違。不以功罪爲標準也。馬丁路德痛教會之暴橫專

制。創立新教會以與之抗。舊教會竟加以種種逼迫。殘酷刑罰。慘無人理。雖婦孺不得寬貸。以實行其不信者。雖義不赦之言。此種酷虐新教婦孺刑之模型。泰西風人院中常存之。取之既果。十字軍之興。前後數百年。殺戮無數。計所誅戮者。不以善惡爲名。而以不同信仰爲名也。英倫與愛爾蘭共一羣島。共一君主。而數百年仇殺爭鬪。無寧日。今雖自治分立。難猶未已。所以者何。教爭故也。歐美民俗。父母之於子女。盡教養之劬勞。而子女對於父母。止有遺產之希望意。而無事養之責任心。何以故。教義之流弊。遂敗薄視其親之漸也。夫我國古聖人之立教。有權衡輕重之微意焉。於孝養敬事。特別注重。盡力獎勵。而世之不孝養不敬事者。猶多也。奈何更輕之抑之。使不孝養敬事者。藉以自恕。更振振有辭也。吾見有社會所尊崇之基督徒者。身則鮮衣美食。高車華屋。而其父母則猶賤役。以食其力。有身爲大學校長。而其老父爲之執門役者。歐美人談及老而無告者之苦。輒復羨慕我國人能事親養老。以爲風俗之美。而不知經數千年之化導。獎勵以成者也。迨社會已養成此風習。羣衆以是定人善惡。而事親養老之職。有不待教責而然者。故衰病老人。愁苦怨望之聲。吾國當較世界爲少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世豈有不能愛其親。而能真愛人。

者。亦豈有不能愛人。而能真愛上帝者乎。故重孝以發育愛人之思想。真事上帝之道也。反是則名爲尊上帝。而反以啟涼薄之漸。上帝將巍然則上而感然不樂者矣。且彼著新約者。託名耶穌。實臆造種種謬說。故矛盾百出。夫耶穌既稱天爲父。其意欲以詔世人天下之尊而且親者。莫父母若也。自稱曰人子。其意若曰世界職責之大者。莫人子若也。而又欲抑其所生之父母。以顯天父之當尊。後其所生之父母。以顯天父之當先。而不知所謂天父者之尊榮。且隨之而愈抑。因之而愈後也。今有人焉。有子有孫。孩提之童。親其父過於大父。天性也。而必謂其孫曰。若愛汝父。不得比於汝之愛祖。能事汝祖。則天下之孝道盡矣。豈理也哉。或曰。耶教何嘗不言孝。十誠中。固言順從汝父母之命矣。耶穌亦嘗以母託門徒矣。保羅亦以書教人順從父母尊榮父母矣。答之曰。愛親天性也。人所同也。耶教徒未嘗不同此性情。惜其未知有待於存養之功。而不加重視耳。又爲其與孝敬相反之言。教行爲所蔽。遂啟非孝之漸矣。且儒家之教。孝也。重其性情之篤。心意之真。故重在服勞承歡。先意承志。其言養。重在養志。故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彼徒知供養與順從尊榮者。豈足以盡孝之義哉。統觀其教之結果。除少數

誠懇傳道師及女信徒外。其餘挂名教籍者。大抵以信教事天。自解自恕。而對於人類表實際之同情者絕鮮。故其人民多假借法律以行其侵奪。託名公理以施其強暴。以造成此巧詐私立愁慘酷毒之世界。此則離人事以言事天者之過也。或曰。耶教不有種種醫院教育等慈善事業乎。彼其事天亦爲事人也。其教門徒棄其死父以從耶穌者。將令其傳道化人也。答之曰。善醫者治之於未病。且病者吾人業因所得之果。不治其因而治其果。是逐末也。至其教育之成績。既如上所述矣。夫欲傳道化人。而先忽置其親。則所傳者所教者果何事耶。不於律身處世。日常生活言事天愛人。而別求事天愛人之道。根本之既誤。故末流之弊害不可勝言也。儒者之言事天愛人。止在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際。其工夫爲存心養性克己復禮。其方法程序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夫必有溫恭孝友勤勞克己之個人。然後有樸實踐履急公好義之國民。必有整齊肅穆禮讓雍和之家庭。然後有政教修明衆庶得所之國家。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曰孝友是卽爲政。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又重言之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其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所以率天而命人事。合一之理。率性修道必遵之途。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千世萬紀。此道本不變。學之道。懸一標準以作育有體有用之國民。使隨地隨時。人得循此標準。與德性道問學。以發爲事功。使千萬人中有一成就。則庶政百端。隨之而舉。豈待仰富豪之鼻息。稍沾其貪詐所得之餘瀝。而後能舉辦所謂慈善事業者哉。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孔子聞之曰。是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蓋儒者之言事人。從其大體者也。務其本者也。耶教之言事人。遺其大而急其小。舍其本而逐其末者也。其徒以醫病逐鬼崇高耶穌。而於醫性情之病。逐良心之鬼。則未能言其故。以入天國蒙神恩。推崇其教。而於天國卽在方寸。神恩求諸己身。則未能見其通。故於理則扞格而不可達。於情則矯強而非自然。此所以既爲禮教派所斥。復爲科學家所屏。終至爲社會運動者所絕。並其小善片長亦均棄之。至可惜也。無他。離人事以言天道之過也。

第六章 因果感應說與救主贖罪及最高權賞罰說

因果之說。儒與佛同。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是也。儒家之言因果。皆由事實經驗而得。但不若佛說因果通三世之圓滿詳盡耳。然禍福賞罰之必以善惡功罪爲標準。則中外古今之通論也。從耶教之說。則異。是其言曰。耶穌者。上帝之獨生子。遣以爲世人流血贖罪者也。耶穌未生以前。世人以義得救。耶穌既生以後。世人當以信耶穌名得救。賴耶穌血得贖罪。不信耶穌者。雖義不赦。不得入天國。故教會之收信徒施洗禮也。則必問之曰。若信耶穌爲上帝之獨生子否。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否。信耶穌死後三日復活否。則必漫應之曰。信。如是。則是人名爲基督徒。爲義人得救贖。得入天國。得永生。假令其人自問。未能心悅誠服。不敢飾僞。而以實告牧師曰。未能全信。並未解所以必信此數事之理。則牧師必曰。是尙未得聖靈充滿。未能受人教會爲基督徒。換言之。則其人不名爲義。不得救贖。卽令其人孝弟忠信。行誼無愧。仍將沉淪地獄。不得入天國。蓋明明斥誠而獎詐也。欲人之不相率而爲僞。其可得乎。故西諺有曰。與教堂近者。與上帝遠。誠痛乎作

僞之多也。孟子不嘗言乎。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今耶教之徒。乃曰。憑信仰不憑功罪。能信耶穌則雖罪亦赦而受賞。是毀瓦畫墁而受食之謂。於情理有當乎。然而其徒則竟曰。基督教重信仰不重工作矣。予去歲有與清華學

論宗教兩。曠君末函不。但言基督教信仰重於工作。

彼其意若曰。篤信上帝者則畏其威權而不敢爲惡也。

如此以爲信。未嘗不可。然而彼爲宗教壟斷計者。又不肯但言天道。並不肯但言上帝。而必曰耶穌卽上帝。又卽上帝之獨生子。不信耶穌卽爲不信天道。不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及死後三日復活。卽爲不信天道。爲教會計則善矣。而與立教之意則大悖。蓋得無數名爲信天之人。而不必盡心爲善。何以故。緣其所以要求信仰者。本不在天道。而在與天道無關之條件。故請析言其義。今有人焉。家有二僕。其一人則工作爲謹。以爲既受主人之酬給。則當努力盡職以報之。至於主人之家世之母德之威權之才能。所不問也。其又一人則終日頌揚主人之世德。畏其威力而服其奇才異能。而於本分應盡之工作。怠而不修。而曰。此主人必賞此善頌揚而不盡本分之僕。罰彼雖盡本分而不善頌揚之僕。豈情理也哉。耶教之

言悔罪也。則祈禱以乞救主之赦。雖萬惡滔天。能信託救主。則無罪矣。何以故。耶穌既代人流血贖罪。凡信賴耶穌者。皆被贖也。儒與佛則重在己功。而輕外力。重在修行。重在至心懺悔。故儒家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佛家亦曰。若自不發心。雖諸佛菩薩不能度也。儒與佛皆勉人爲其難者也。耶教則獎人爲其易。夫天下凡屬善義者。生成者。建設者。積極者。皆難事也。凡屬罪惡者。死亡者。破壞者。消極者。皆易事也。作惡者。猶水之向下。其事極順而易。世人雖知惡果之不可免。猶將犯之。今乃曰。赦罪甚易也。遂使人有所恃而無憚於爲惡矣。譬如花柳毒至可怖者。市醫爲多得錢計。則告人曰。今有良藥。毒易治也。於是彼狎邪者。遂無所忌。而敢以身試之矣。良醫則必告人曰。身心健康。保之甚難。而毀之至易。一經染毒。則雖有藥去毒。而心身健康。受其害。永不得復。夫藥劑雖易辦。而終受害。勉強自制。工夫雖甚難。而終免禍。則人庶幾避易而就難也。儒者之教人。蓋如是耳。其言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力行近乎仁。凡克己復禮。以理勝欲。莊敬篤行。自強不息。皆古人勉強而行之工夫也。昔人言。爲善如登天。又曰。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皆所以教人爲仁之工夫。不容一息稍懈也。苟能不懈。

則庶幾不陷於惡矣。假令失足自陷。又須下勇猛悔改工夫。從心術上懇切懺悔。從行爲上實際矯正。非一向神認罪祈禱而即可了事也。知此義則一信仰而受賞一祈禱而得赦之說爲有弊矣。蓋獎人爲其易而不必爲其難也。夫不爲其難。未有能成就而此達者也。至其爲始祖犯罪之說。亦所以圓其救主贖罪之說而已。夫人既同賦惡性於始祖。則其惡必同等矣。何以世人乃善惡愚智之萬有不齊乎。且信徒既被耶穌贖罪。因耶穌之血而得純潔稱義。何以是人之後仍復爲惡。與他人無異乎。且始祖犯罪說。根本卽怪謬無理。上帝愛人。既知辨善惡果之不可食。何以又造此果置於亞當之近旁。又何以不明告以不能食此果之理。而以有毒誑之。致妖蛇反得直其說。且上帝愛亞當。何以又造妖蛇於其旁以誘之。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當妖蛇誘亞當時。何以不禁阻之。及亞當已食果矣。上帝當憫亞當之無知。實非彼之咎。則當慈悲寬宥。不當加以恨詈。卽令亞當真有罪矣。上帝萬能不難一祝福而弭其罪。又不然。則此泥造之亞當夫婦。使復還爲泥土。而別造一新亞當。亦甚易事。何爲必加詛咒。使子子孫孫永劫受禍。又復再降獨生子爲之流血。而後贖罪乎。譬之於病。今有血清注射可防病而不用。必令

其傳染。經種種痛苦。再施藥劑刀圭。豈上帝而若是之愚且忍哉。始祖犯罪說既妄謬如此。而彼教猶守之惟謹者。則以教主贖罪說實根此而出。否則一切失其依據也。儒與佛則同言性善者。儒家之言曰。克明明德。謂顯天之神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又曰。性相近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參天地贊化育。所謂至誠者。反其本真不雜人爲之謂也。故曰。誠者性之德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同有之。仁義禮智是也。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若夫爲不善。非性與材之罪也。佛之言曰。佛與衆生本無分別。一切含靈。同具佛性。故以見性明心爲證道之極。則其說與儒家自明明德存誠復性之理正同。蓋皆根諸實際體驗。自證心性而得。而無待於穿鑿附會者也。夫性體本善。而天下多不善之人何也。一則其本身多生以來。自造之業。因所結果。一則其相關繫之人之業。因所感召故也。在近時泰西人種遺傳學。於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說。亦言之綦詳。蓋猶是我國氣類相感因果相應之說也。要而言之。欺詐仇嫉之事。教主贖罪而後。不稍減少殺戮侵奪之事。耶教成立而後。日以增多。論寬大仁厚之美德。則西方奉耶教之民族。較我國殆遠。

遜焉。論孝友睦姻之醇俗。則自命基督徒之家庭。較我民有不及焉。於以見救主贖罪之說。於世人之道德幸福。曾無所裨。而儒家存心養性以事天。佛家明心見性以證道。與夫因果感應之說。於人情理論。爲釐然有當。而於事實經驗。又確乎可證也。

第七章 結論

予之不憚煩而爲此詞費也。耶氏或疾爲好辯。儒者或惜其失言。予則自以爲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各教皆自有其所長。而吾亦夙有愛於耶教者。爲其組織宏大。植基深固。苟善用之。有足輔政教之不及者。予誠不忍故步自封。以自誤而誤人也。且予尤憫夫彼自命爲信徒者。大昧立教者之旨也。耶穌者如其書所說。則爲提倡宗教革命者也。然而其精神足爲師法者。舉爲教會所毀滅無遺也。蓋當時教會專制橫暴。祭師以教會爲壟斷。以律法爲武器。於是有人心人乃創新約立耶穌以教人曰。盡人皆可事天也。豈有待於祭師之獻祭。教會者。愛之組織也。豈有賴於陳死之律法。蓋彼時法利賽人之隘陋自私。正如今日之教會。凡平民尊德守義而不仰求於教會者。則祭師必拘牽文法以罪之。耶教則破除律法之牽制。

指斥祭師之虛僞。彼痛教會之蔽真理以愚人民。而欲使人知事天之道。不在宗教之形式。而在仁義之實行也。然而今日之教會。則何如者。按新約所言。耶穌主博大。而教會務狹隘。謂非經過牧師之洗禮者。不能入天國也。耶穌斥律法。而教會重條文。謂非口答幾種之信條者。不能得救贖也。耶穌畧形式。而教會責禮俗之細節。而輕實際之信行也。故假令當時實有耶穌其人。其旨趣固與今之教會大異也。而實際上則耶穌在歷史毫無存在之痕跡。蓋當千七百年前時。人民久苦教會與祭師之專橫。聞有倡宗教解放之說。則靡然景從。遂有一般之投機宗教家。揣摩風尚。附和其說。而新教會居然成立。故新約之名。在一千六百年前始發現於歷史。自此以前。則耶穌及其徒黨之名。世無所聞也。其教既爲人所憑空臆造。而又成於多數妄人之手。故其教義。處處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惟賴羅馬時代教會執掌政權。以武力刑威推行其教於各國。故能植鞏固之基礎。而歐美既無他高美之宗教。故文學政治之才。悉出於其中。（猶之前清以八股取士。而政治軍事之才。亦由八股而出也。）賴以保存千餘年之久。有明之季。耶教挾科學藝術東來。清之末葉。歐美日臻強盛。我國人之求科學藝術者。大抵於教會

之學校求之。青年學子。習其學者漸衆。然而教會賴其國力及其教育慈善事業之輔助。行之數百年。教堂以萬計。而其成績至無可觀也。何以故。吾國固有之教義。中正平易。廣大圓融。而深植於人心。不易爲其淺陋褊小之說所動。故也。予也夙有志於學道。成童時。嘗求之於宋儒之學。而未所獲。旋浸淫於科學工業者二十年。繼有感於教會所辦教育慈善事業之多。與夫一二傳教士之熱心服務。從之研求。耶教頗喜其基礎大可用。欲藉其組織以輔我教育及社會事業之不足。則於救國家之衰弱。不爲無助。及進而深究之。見其教義根本悖謬。教徒執迷。無改進之可能。而近年以來。異說紛起。家庭革命與非孝之說。倡言無忌。予深懼焉。此等猖狂之謬說。雖不盡由於耶教。然耶教流弊。既如上所述。且新約紀耶穌對其母之態度。及其教人重上帝而輕其親之言詞。實開此等狂行之端。而張其焰。故不敢不詞爲之闢。闡述我國聖賢之教義。正其謬而辨其惑。世有議吾好辯。譏吾失言者。予奚敢辭。

儒家畏天命與耶教禱謝上帝辨

甲子冬月

聶其杰

事有似是而亂真者。辨之不明。則誤人而害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歟。故古昔聖賢於人心道心微危精一之理。分析講解。不厭其詳。良有以也。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夫事天者。人類自然之趨勢也。凡人窮極則呼天。喜極則謝天。蓋世之人。於力所不能施之事。輒委之於天。而彼立一宗教。以使人景從者。莫不利用此心理之趨勢焉。耶教者。始於猶太學問智慮鄙陋之時。其怪誕狹隘之點。予既辭而闢之矣。至其以時祈禱致感謝之忱於上帝。似無弊而有益。宜若可法而行之者。予嘗思之。且重思之。以爲是亦有待於明辨者焉。不則且有害於人也。天下事變皆有本原。此因果之定例也。上帝之界說如何。茲姑勿論。假令禍福賞罰咸出於上帝之手。則亦因果定例中之一事。上帝雖行其職權。而無所容心於其間焉。其賞與罰。視人之善惡爲準。而輕重厚薄之際。則絲厘毫忽不容或爽。其罰也。雖商鞅之法。不能若是之嚴。其恩也。雖堯舜之聖。不能比其仁。其權能固甚大矣。然而上帝無爲者也。亦得謂爲無權。何以謂上帝無權耶。以其賞罰禍福至嚴密。公平一視人之功罪善惡。而輕重厚薄之。必悉如其分而止。不能以意爲軒輊焉。故曰。上帝實無權也。而其爲功罪善惡者。在我。至於刑賞禍福。特如響應聲。如影

隨形而已。然則謂我實自操刑賞禍福之權可也。善有功者。上帝不能禍。惡有罪者。上帝不能福。而爲功罪之權。我自主之。則謂我之權高於上帝可也。然則彼徒知感謝上帝。而不知求己之道者。誤矣。今人有貨財者。寄之銀行。或藏之於家。而屬之司庫。明日從而取焉。銀行或司庫。則視吾所寄託之實數而還之。假令我無所寄託於彼。則雖跪而哀之。銀行司庫。固不能有以應也。上帝則亦如銀行司庫焉耳。其所付於我。亦視昔日之所寄託者爲止。不能增損焉。我欲他日取用之。便利則當以時儲蓄。寄之銀行司庫。則庶幾取攜之而不盡耳。無所用其告哀乞憐於銀行司庫也。事上帝之道。亦如是而已。存其心。養其性。修其身。盡其職事。雖無責報之心。而其食報有可必者焉。猶之寄託貨財於人。而他日得取償也。銀行司庫視其存款之應付。天道則視其功罪。以爲予奪賞罰。其致一也。昔宋王祐以直道不容於時。嘗手植三槐於庭。而言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厥後其子且孫。素果皆爲賢相名臣。數世不衰。蘇文忠公嘗爲文記其事。曰。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明乎此義。而知天道嚴明無私之可畏。而彼徒以

感謝祈禱教人者。爲足以誤人矣。蓋不知求諸已。而以爲禍福事變。悉出上帝之意。視彼上帝。亦猶世人情感用事。得以喜怒爲賞罰。以愛憎爲予奪也。其結果則必棄修省之功。忽教育之事。而專事祈禱感謝。冀天之垂憐而福佑之。其誣天蔽道甚矣。蓋謝天禱天者。發乎人類自然情感。宗教家利用之。對於樸愿之信徒及婦女。未嘗不略收其效。而於稍有智慮之人士。則此膚淺之方法。不足以羈勒之。且徒以供彼之利用。以欺世而愚民。則其爲害甚大。故古之聖賢立教。必本於心性。根於理義。以期亘萬世而無弊。至於似是亂真之說。必正言以辨之。使不至誤人而禍世。昔王孫賈爲媚寵媚奧之言。而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子路爲子病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子罕言天道。而教人以畏天命。然則夫子所以教人事天之道。從可知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謂苟能求己。能盡其心。則天之所以報我者。有可知者矣。盡心修身。求己之事也。亦卽事天之道也。蓋儒家謂舍是別無事天禱天之法矣。亦卽舍是更無天道矣。苟不然者。畧其在我之道。而以外求爲務。皆爲孔子所

斥者也。問者曰：然則君子一以修德求己爲務，何爲而天命之是畏耶？答之曰：天命者，自我立之。我之窮通壽夭苦樂愚智，雖賦於天命，無可趨避。實則造此命者，卽我前世及歷劫以來自作之善業惡業所結果而已。非天能率意以賦我以命也。假令人之命運一任上帝之意，則上帝固至仁至公者。於人不當有所厚薄。而何以人類窮通壽夭苦樂愚智萬有不齊乎？明乎修身立命之旨，則知吾人之存心動念，出言行事，卽吾人未來之命運所由立，能不畏乎？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有生之日，皆在戒慎恐懼之中，而不敢稍懈焉。誠以吾存心動慮，出言行事，消息甚微，而影響甚大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意謂天實不能作孽，凡孽皆我自作之耳。假令天能率意以作孽，而非有憑於吾之功罪，則天作之，天能已之一媚焉，一禱焉。天命易轉移也。惟天之無私，而其降禍福，悉以吾自作之業爲斷。天且莫得而易焉。又豈吾一媚一禱之所能爲力哉？此所以可畏也。故感謝上帝之說，君子不取焉。大抵常人於其所欣幸逾量之事，輒歸功於天，而致感謝。例如

大富貴。多子孫。長安樂。美名譽。常人之所禱祀以求得之。則歡幸而感謝者也。君子於此。則益增其戒慎恐懼焉。良以富貴福澤。苟爲吾命所應得。而非出於巧求力取者。則是吾夙昔善業之所致也。知善業之不能逃福。則亦知惡業之不能逃禍。故可懼也。或自問一己之功。不足以當今日之享。而其致之也。且不免有巧取強爲之迹焉。則今之所享。既了夙昔之善業。而今之所爲。又種後來之惡因。更可懼也。且夫富貴子孫安樂名譽者。常人所謂爲福。實則禍之所伏也。徒見其福而。以得之爲幸。則驕侈縱逸之心生。而禍隨之矣。君子之畏天命也。非待見禍變困苦閻羅地獄之慘酷而後畏焉。而於平居幸樂之時。常以未形之禍。未萌之惡。是懼。節之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將然。易曰。履霜。堅冰。又曰。君子朝乾夕惕。畏天命之道也。佛家言衆生畏果。菩薩畏因果者。天命之終也。因者。天命之始也。君子畏天命。則慎於造因焉。誠以天地事物之萬變。悉本於方寸隱微之消息。而有其可必者。吁其可畏也。其求己之功之不可以己也。予憫夫宗教家之不明此義。輒爲文以辨之。

按因果之理。必通三世。夙業之理。根於輪迴。輪迴之說。雖非儒家所發明。而歷

代正史及私家筆記所載者。比比皆是。理既圓融。情無窒礙。而近日歐美通靈學家。亦皆證明輪迴之真確。蓋事實之不容誣者也。西人不明盈虛消長。自爲調劑之理。不知輪迴因果。萬法唯心之諦。於是不得以上帝造物神權。萬能爲結論。舍本逐末。重外輕內。事理扞格。勞而無功。甚可憫也。宗教辨惑說。頗爲各地教會明達者所稱許。初版瞬罄。索者未已。爰付再版。增入此篇。以充前篇未竟之義焉。彼宗近亦多革新學家。斥新舊約中荒誕怪謬之言。爲不足信。願仍篤守一神萬能之說。而不求其究竟義。此由未聞我國聖賢經訓之故。而予是篇之所由作也。

甲子年十一月十一日其杰識

明害篇

乙丑正月

聶其杰

耶教以一神萬能創造萬物爲立足點。復謂耶穌卽上帝之化身。又爲上帝之獨生子。故信耶穌卽爲敬上帝。賴其流血以贖世人之罪。凡信之者皆得救。否則皆不得赦贖而終受罰。予既撰宗教辨惑力闢其誕妄矣。願信其教者。仍以上帝造

人神權萬能之說爲不可推翻也。是說也。予夙昔亦深信以爲然。友人狄楚卿先生十年前曾正予之謬。曰。萬物與世界皆唯心所造而已。其言簡而旨深。予固莫能領悟。遂執己之見不爲動也。近年稍研佛學。畧知虛實真妄之義趣。有無多少之一如。而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理。乃聖人依實而說。非理想之空談也。而彼之以創造萬物而推崇一神萬能者。蓋肉眼膚淺之見。而宗教家特利用之以做惡而勸善耳。夫推崇上帝以做惡勸善。亦未始不善。惜宗教家乃因壟斷教權之故。至於排斥一切聖賢禮義正教正法。指爲虛假。絕人上進之路。務使蔽聰塞明。以崇仰其所造之信條。又使人專讀其所謂聖經者。雖荒誕之言。觸目皆是。高深之義。了不可得。而自謂爲上帝所親授。一字不僞。故高出世界一切經訓之上。又自視其人爲天國之選民。而不屬彼教者。爲外教。爲異邦人。軫域旣分。仇視遂起。始而與他教爲仇。繼則自行分裂。各相水火。於是歐洲歷史遂全部爲宗教流血所染紅。乃至全歐民族。長養於嫉妬仇敵之教育中。舊約中上帝教人記恨尋仇助戰殺敵之事滿篇皆是以成今日武裝生活之世界。傾擠殺戮無寧日。則拜此所謂聖經者之賜也。其來中國也。教人毀祠廟。棄主位。禁祀神。奉佛。禁敬拜父母。以摹仿彼之禮俗。於是非

孝之說。家庭革命之聲以起。青年何知。見彼碧眼之文明上等國人。固如此耳。我則而效之。可脫離老人之干涉。而輕減我小家庭之擔負。豈非計之得者。此固由於傳教士之謬舉。有以導之。亦實由新約中耶穌言論舉措之流弊。啟人薄視其親之漸也。凡此數端。害甚著矣。既亂歐陸。復貽禍及我邦。揆其原因。則其教妄稱上帝而不講義理。強立一神。而肆詆正法。泛言天道。而蔑棄人事。虛擬死後之虛榮。而漠視當下之實際。受用原立教者之初衷。與信教者之本意。非不在勸善慕義。而無如其書。雜糅荒謬。一經深人。則弊害叢生。故愚夫愚婦之不深究其教理者。但聞牧師教博愛勸爲善之言。而篤信力行。亦能勉爲善人。以利社會。然統全局而觀之。一家一人信之。似小有利者。合社會大羣。則弊顯焉。一國用之。似稍受益者。合世界全體。則害著焉。一時行之。似微有效者。統歷史千年計之。則禍烈焉。總而言之。耶教者。矯強造作。而非自然。託名天道。而不順人情。鋪張枝節。而遺棄根本。吹求細微。而忽於大體。所以然者。緣其教創始於猶太智識鄙野學問淺陋之時。故其思想言論。其禮儀風俗。視今日之生番。苗洞。南非土人。無甚差別。以此立其基礎。迨歷時既久。宗教家覺舊說有改進之需要。遂復造作耶穌降生之說。

雜采他家事蹟教義成爲一書。（此書成立已在第三四世紀。至用耶穌降生爲紀元。已在第七世紀。蓋其時教會掌執朝政。權勢甚大也。）將之以國力迫之以刑威。使人閉聰塞明。就其範束。以型成一迷愚堅固之信仰。不復疑爲僞妄。且奉其一言一字爲科律。實則自東方人眼光觀之。其言皆陋劣不值一晒。於義理無當。人情不通。事實扞格。以致流弊無窮。而遺禍於百世也。夫在歐美本無高深教義之國。利用此僅有之教。以起愚夫愚婦之信仰。敬畏猶可說也。若在我國。久有聖人禮教。佛說正法。數千年涵濡浸漬。入人已深。家庭社會國家。久受其益。雖至今日。物質發展。人欲橫流。異說披猖。舊學淪喪之際。而民間尙義好善之古風。猶有存者。賴以維持社會之安寧。裨政治法律之不足。則昔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教。因果感應輪回禍福之說。以維繫於無形耳。西人稱我國爲好和平之民族。新學家則病我國人乏國家觀念。所以然者。我國古訓。皆以大同爲目標。故不存種族國界之心。來者咸歸同化。故中國雖歷被異族侵畧。卒之被我吸收。職是故耳。能推其道以化西歐。庶幾舊日軫域仇敵之見。可以泯除。世界糾紛。正賴我國教義之宏揚以爲解決。奈何反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幽谷哉。予旣痛之深而悲

之切。用是大聲疾呼。而或者疑其爲門戶之見。則誤矣。君子之學。貴在實際受用。反身有得。問心能安。爲歸宿。若夫道聽塗說。標榜門戶。出主人奴。務名鮮實。予不敏。竊嘗聞聖人之訓矣。自修之不遑。奚暇爭意氣。終日瘖口。曉音與人較得失乎。己有所見。知其真是真非。爲禍爲福。而不以告人。則學道之謂何矣。告之不聽。而遽罷休。猶之不告也。是愛人之心不真也。大抵惑於一說者。以先入者爲之主。非且夕所能挽回。雖經反覆譬喻。舉人情物理事實爲之證辨。未易得其虛衷亮察。或益增其堅執。此所謂道高一尺。則魔高一丈。故能迷人若是之深。使世界千數百年。受其屠戮之禍。而莫悟其所自。惟見其小忠小信。小慈小善。用爲稱美。嗚呼。不有人焉。力持正論。以闢其僭妄。何文正公言其託上帝以恫嚇神斥其欺僞。謂造作謠說。舊約中上帝所最斤斤計較而必降嚴罰者。厥惟敬拜他神。此女子小人之見。其書之僞。不辨自明。指其弊害。攻其悖謬。辨其似是而非之說。明其欲善反惡之故。張其以僞亂真之罪。則歐洲嫉妬仇敵之惡俗。且流入中國。而我固有孝弟禮讓之美德。將淪喪以盡。西方歷史古今成績。既如彼。世界潮流影響及我者。又如此。然則吾輩具愛人濟世之思想者。將含糊敷衍以聽其沈淪乎。抑將急起直追。以喚起世人之醒覺乎。予誠不忍吾愛平和尙寬大孝友禮讓之民族。

盡喪其忠厚之美德。而變爲褊狹涼薄。以重演歐陸之慘劇。爰不憚詞費。以申論其利害。作明害篇。

破迷篇

聶其杰 丙寅二月二十五日

世間各種宗教之成立。大抵因人民膚泛之理想。對於天地人我萬物之神奇靈妙。有不可以常智測度者。則歸之於天帝大神所主持所創造。宗教家利用此普通之心理。因勢而利導之。以立其一宗之教。揚於衆曰。是大神者。造化之主宰。威權無上。全知全能。善有賞。惡有罰。信有福。違有禍。而我教者。代上帝真神宣揚誠命律法者也。其初意。凡以勸人爲善戒惡而已。固甚善也。世界各國宗教之信徒。以此類之信仰。居大多數。約而言之。殆百而九十九。何以故。以世人好以一己之理想。懸揣爲信仰。而鮮能澈求其究竟義故。故世界宗教可略分爲兩大類。一卽崇拜萬能之大神。以上帝爲主體者。如猶太教。及由猶太教而出之天主耶穌教。回教。印度之婆羅門教。日本之天神教。我國僞託之道教。（老子原不說玉皇天尊。現行之道教。皆後世妄人所僞造。失道之真）皆是也。一爲莊嚴萬能之心。

力。以。自。性。爲。主。體。者。而。心。與。性。皆。依。人。而。說。故。亦。可。稱。爲。以。人。爲。主。體。者。佛。教。是。也。孔。子。專。言。人。生。者。也。不。言。天。道。蓋。亦。以。人。爲。主。體。者。故。此。兩。大。類。者。可。稱。爲。人。心。教。與。上。帝。教。二。者。而。已。其。在。孔。子。之。先。經。籍。記。載。可。見。者。人。亦。每。每。稱。頌。上。帝。呼。籲。昊。天。孔。子。教。人。則。每。每。斥。言。事。神。禱。天。等。事。蓋。儒。家。對。於。天。非。同。於。世。俗。之。泛。信。大。神。與。上。帝。也。觀。於。許。氏。說。文。之。釋。天。而。可。見。矣。其。言。曰。天。至。高。無。上。從。一。大。也。大。者。古。人。字。謂。人。之。和。合。爲。天。卽。爲。大。也。集。億。萬。羣。衆。之。心。以。成。一。偉。大。之。力。以。折。衷。人。事。消。長。萬。有。以。成。此。治。亂。代。更。善。惡。雜。出。而。自。爲。調。劑。自。爲。權。衡。之。世。界。焉。善。有。福。以。其。爲。大。人。羣。之。所。善。也。惡。有。殃。以。其。爲。大。人。羣。之。所。惡。也。故。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指。大。人。羣。所。自。造。立。之。命。運。也。大。人。者。代。表。大。人。羣。之。人。也。故。凡。拜。上。帝。之。教。皆。託。名。上。帝。之。訓。詞。律。法。令。人。遵。守。而。孔。子。則。教。人。畏。聖。人。之。言。卽。率。天。命。之。性。道。以。立。之。教。言。也。而。其。演。性。道。之。旨。則。以。中。庸。誠。明。爲。歸。孟。子。曰。盡。心。知。性。卽。知。天。存。心。養。性。卽。事。天。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孔。孟。之。教。凡。言。天。命。者。皆。以。人。心。爲。言。也。故。曰。佛。與。孔。皆。言。人。心。之。教。也。或。者。曰。教。者。使。人。爲。善。而。已。人。能。敬。畏。上。

帝大神。以向善避罪。則亦善矣。而何爲佛與孔子。必揭出心性之義。謂是爲最高主宰最大權能之所在。以推翻神權耶。勸善之人。亦唯聽人之有一信仰可矣。亦何必深辨眞妄是非耶。予嘗深思審慮。而知聖人所以不得不破其迷而導人於正者。良有以也。蓋以上帝立教者。利用人類浮泛膚淺之理想。以警人者也。然既非眞實義之所在。故各教言上帝創世造人之說者。各異其詞。各立其條教。各執其門戶。各相衝突。相攻擊。又無一能自圓其說者。以如此之教義。決不能爲深思明辨之士所信從。其功效甚少。而流弊甚大。故其教義所及。雖能使一地方受小慈善之利益。及少數本來馴良之人。增長其向善樂義之熱忱。然不能使巧譎奸猾者。警懼感化。而同時養成國界教界種族同異等狹陋之見。以釀成仇嫉。侵陵之惡根性。此事實昭昭之不可諱者。蓋凡演上帝之教者。皆以我執爲主義。我是而人非。我之上帝眞。而他之上帝假。我之外不可拜別神。信我者雖萬惡得赦。不信我者雖善義有罰。此爲各演上帝教者之通病。彼欲自尊其教者。不得不如是。而不知其流弊若斯之鉅也。且也使信教者。生倚賴之心。怠自修之功。忽根本之務。逐枝節之心。捨自家之珍寶。而求貸於外。輕萬能之自力。以仰助於他。夫信

賴上帝。歸功上帝。此宗教之所謂爲美德者。驟觀之似亦無害。而不知其害。卽在昧於心力。萬能之義。棄本求末。捨因問果。既不知自心有造成不可思議偉大善業之能力。卽不知自心有造成不可名狀鉅大惡業之可能。既不知善報之由於自力。非上帝所得而恩加。卽不知惡業之已由自作。非上帝所得而減免。且也因其不明輪迴因果之理。不知今生所享受者。皆前生自所造業所立之命。故其處富貴利祿。以爲此上帝之所賜與我者。欣然感謝而自滿足。以爲我平日之所爲。果盡合乎禮義矣。不然。胡爲上帝特恩我。若是其厚也。使善者益怠於省察。無從知非改過惡者益以己爲是。不復反省警惕。此所以爲大害也。佛教儒教則不然。以萬事萬法會歸一心爲極。則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盡乎己而無求於他。佛言因果之可畏也。猶之孔子言天命之可畏也。中國自古無輪迴之說。孔子述而不作。故不言及三世之義。然重視天命。孔子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夭壽不貳。修身立命。言修身立命。則尤足徵命由人立。非由外力。孔孟深知之矣。夫必知命由自立。非由外力而後。知心力影響之鉅大。可畏矣。言俟命。則知命一定而不可移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又嘗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其意若曰。有命焉。由吾人夙昔之存心制行所立。禱無能爲力也。夫由居心行事。遂立將來之命。而至於不可移。豈非大可畏也。故當率性道循禮法。以盡其在我。爲立命之功。至於當前之境遇。如窮通天壽。皆前者所自立之命所定。福無可感。謝禍無可禳解。既不可幸免。當順以俟之。故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惟以立後來之命也。然則孔孟雖未言因果輪迴。無異於佛言因果之義趣也。自佛教詳三世之義。而後立命之說。乃得所印證。而益圓融通達矣。蓋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依以立教之大法也。佛教始發明其微旨。爲一切法澈始澈終之要義。其在孔子。則易象實演因果之學。其各卦各爻。皆互爲因果。蓋最精之因果說也。其在今日最新科學。則有愛因斯坦之相對論。謂凡事物皆有一物與之對待。物質且然。各國哲學家。漸有取之以應用於哲學者。則卽因果說也。是故因果論者。不可易之理也。佛教儒教。雖一爲演出世法。一爲演世間法。之不同。而其爲根本於因果義。則一。蓋明因果之教。之所以異於神權之教者。以其旣明因果之義。則注重之點。在因。而不在果。故曰。常人畏果。聖人畏因。例如孟子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天壽之命。前因所結成今日之果也。果無可避。雖畏。何益。惟有修身行。

法以慎造未來之因。立命者卽預定後日之果也。故有偈語曰：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審知此義，則無敢視自修爲敷衍塞責，對外爲人之事，而必從隱微私密處，切實用力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盡去自欺之意，務求自慊於心。至於成敗利鈍，窮通得失，在所不計。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是故富貴功名，一切福報，未來者不羨，不求。已有者不欣，不感，不惟不當欣感，且益以是爲可懼。蓋自修之士，無日不在朝乾夕惕，戒慎恐懼之中。無他，畏造因也。所謂君子喻義，君子求諸己，所謂正心誠意，慎獨皆全，從因地努力。而果地則所不措意焉。蓋一念涉及果地，則因地不真，卽令爲善，亦雜徇外爲人之見，邀福求報之心，見義不真，用意不誠。在儒家名之曰僞，僞者人爲也。有所爲而爲也，而自欺欺人之事，皆由此而出。佛家謂爲有爲法，假令爲善，則爲有漏善業。謂其善業有限，惡果隨之而至焉。所謂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者也。然則吾人言存心制行，修德爲善者，苟不深明因果之義，且確知造因結果皆純由我，而絕非憑藉他力，以自向本源處用功，鮮有不誤入歧途而終致惡果者。此聖人不得不明辨是非本末，以教人之苦心也。今言上帝之教者，曰上帝萬能者也，人物世界

皆其所造。禍福死生皆其所與。其賞罰視人之信否爲斷。而善義與否不與焉。且深惡因果之說。蓋因果之義一明。則上帝失其最上之威權也。蓋因果者以善義爲標準。凡屬善業必得善報。非上帝所得吝而不與也。凡屬惡業必得惡報。非上帝所得赦而幸免也。而此義適與演上帝之教者相反。且也。凡屬上帝之教皆以信彼教之上帝爲第一義。假令循他種教義而亦得稱善義。同得善報。則彼之教條不能自存。例如猶太教基督教同尊耶和華上帝者也。基督教之言曰。耶穌未生以前。世人賴義得赦。耶穌既生以後。世人必賴耶穌之血始得赦。凡不信耶穌者皆不得赦賞。猶太教徒不承認有耶穌者也。假令猶太教之善義人亦能邀上帝之赦賞。則基督教之信條爲無效。故決不承也。又如天主舊教與基督新教。同一奉耶穌者也。舊教之言曰。新教徒未經舊教遞傳之按手典禮。爲聖靈所不屬。故非眞教。凡屬新教者皆不得赦賞。假令新教徒之善義者同得赦賞。則舊教失其威信。故決不承也。夫同一上帝同一教主同一經典信條。猶必不可同受赦賞。則其視佛孔之教斥迷信破神權。而以人心爲因果之最高主宰者。雖屬善義。決不能容於彼之上帝。更無待言也。然而衡諸良心。準諸情理。徵諸事實。證驗則究

竟何如耶。夫不奉一教教主之名。率循其儀式。以事其上帝。則善義亦不得赦賞。此演上帝教者所同。蓋不如是。則人皆可循道修德。以自拔於罪惡。而自得赦賞。又何必乞靈於彼之教主與傳道者乎。此點一經道破。而其信條全體之虛偽妄。穿鑿附會。遂昭然若揭。而無可隱遁。以如此之教義。而謂能感化羣衆。使真誠信解。有是理哉。其在古昔民風樸質之時。人少虞詐。故不疑及教義之有偽託耳。今則教會自相詆譏。醜態畢露。安能更以愚人乎。又昔在西方民智未淪之時。理想膚淺。故鮮有研求其究竟。明辨其是非者。今則教育普興。哲學科學理論層出。析疑辯難。以求其當。而神權之說。已被掙擊。而身無完膚。更何恃以自存乎。且也。上帝之教。如基督天主等勢力之最大者。固賴國力以推行。而其能保存勢力。若是之專且久者。以其未嘗與反神權破迷信之教義旗鼓相見故也。海舶東通。白人挾其宗教科學以俱來。中國人士震駭於彼之兵力財力。震駭其種種科學製造。自慚形穢。事事降心相從。彼教之徒。乃乘機倡言於衆曰。泰西之強。宗教之功也。不觀乎世界富強國。文明國。如英如法如俄如德如美如意奧荷比瑞那西葡等等。莫非宗耶穌基督以爲教者。又不觀乎世界弱國。爲此等文明強國所征服。

者。莫非不從耶教者也。彼同時又以鉅資廣設學校。以傳其教。推行數百年。費資數億萬。教堂遍各地。彼既言之似成理。行之似有小效。近利而我國士大夫之流。大半爲帖括詞章利祿汨其心志。鮮有能念及世教者。間有一二有心人。詞而闢之者。又不能深入彼教中。察知其底蘊。洞悉其弊害。指明其癥結之所在。以辨其惑而正其誤。無以阻我國人之盲從迷信。於是西方之流毒。遂濡染及於中土矣。洪楊之徒。且以政治宗教并爲一談。以倡革命。欲舉舊有之禮教而悉推翻之。所至之處。毀文廟。佛寺。以爲禮拜上帝之所。彼輩既以天國選民自居。自謂所爲悉準乎上帝之意。雖種種暴行。無所愧悔。顧忌曾文正公率正義之師。苦戰十數年。始得殲平之。使全國人民幸免於教禍者數十年。卒之以列強之國勢方張。教會挾其國力。氣焰亦愈熾。加以智識階級信教者極少。而無賴藉教牟利肆虐者甚多。致仇教之案迭起。歷次引起外交。皆以割地賠款爲結局。壓迫愈深。致有義和團之役。賠款至四萬萬。自是尊崇教士。具爲典制。而教會之勢益盛矣。二十年來。教會學校生徒數倍於往昔。而其種種活動事業。亦數倍於前時。宜若教會之根基愈固矣。而孰知實際乃得其反。非基督反教會之聲。囂然盈耳。細按之。半出於

曾受基督教會之教育者也。此其教義之虛誣不能使人誠信。亦甚明矣。同時全世界反對教會之趨勢日形嚴重。默觀大勢。今後之上帝教不能於智識界託足。已無疑義。夫破除神權迷信似爲可喜。而破除迷信苟不出於明辨。究竟之理論。又有正信智信以導之。於正則亦有心人之所憂也。予嘗撰宗教辨惑說。及儒家畏天命與耶教禱謝上帝辨。及明害篇三文。斥彼教之謬妄。同時發揮我國教義以爲之折衷。教中學識較高之士。頗多表示同情。然未有能毅然捨妄以求真者。竊嘗察其所以戀戀不捨之故。蓋猶有待於明白之辨析者。不能不分別指陳之。其最大多數之以信教爲生計。而非出真信者。及泛信而未嘗深研教義。惟以如期禮拜爲事者。茲不具論。其真效忠於耶教者。可略分三類。其一篤信耶穌卽上帝化身。代人流血贖罪。而認其經爲一字不可易。雖不合理之言。一一強爲辯護。執一而不可破也。其二視耶穌等於他教之聖人。對於其經言之合理者從之。不合理者置之弗論。至於他教教義。雖較精當。所不研究。以爲耶穌亦同爲聖人。教人爲善斯可矣。何必捨我所信而從彼乎。又何爲朝三而暮四乎。又以此爲此教中亦疊出偉大正人。何教不各有其優點耶。見其小數之利。而忽其大端之害。亦執

一而不可破也。其三重視上帝。以爲天父造人之義。基督耶穌而外。未之前聞。耶穌縱無幾何高深之教義。獨此事天父之義。不可易也。何也。世界人物萬類。靈妙神奇。不有上帝。何以造之。禍福賞罰。誰爲主之。亦執一而不可破也。茲請以次論之。其屬於第一類者。西人稱爲根本義派。純以執一迷信爲主。年老之教師。此類居多數。此派既不以論理人情爲準。無可討論。然近爲教中之新派所攻。其勢力漸有不支之象。遲早必居淘汰之列。其屬第二類者。在西國教會中。今已漸占多數。所謂新派者也。實則具此等改良信仰之觀念者。其對於基督教義之信仰。已完全動搖。故爲根本義派所極端反對。蓋若視耶穌爲與他教聖人同等。則基督教立足之點失矣。基督教之根本義。以信爲主。今新派見其教義之不合於理者。多於是。主張改良其信條。以衡情度理爲主。至於衡情度理。則其教賴以成立之根本要義。咸將推倒。如團土爲人也。如始祖違命食果罪及世世子孫也。如耶穌爲上帝之獨生子也。如流血贖世人之罪也。如善義而不奉耶穌之名者不得赦也。如耶穌有權赦人之罪。雖大罪惡人得升天堂也。如一經受洗禮而成爲聖潔也。如末日審判死人從家中復出也。此數者基督教會所賴以成立之根本信條。

也。一經改良。則教會之面目全失。然苟不改良。則其教且將完全推倒。故近日歐美教徒新派日增。冀保存其教也。彼既以情理爲主。則爲捨上帝教而趨向人心。教之徵象是故。新派勢力發展之時。必將向我國教義採取應用。以爲彼教之標準。可斷言也。世間所謂道。所謂真理。所謂良心之準衡。止有一非有二。此是則彼非。不能兩者皆是。耶穌之是否確爲上帝爲聖人。其流血是否確有代人贖罪之功效。則先應研究其所言。世人有罪之原因。是否合理。上帝始則怒而咒詛。而罪及其子孫。繼又慈而捨身以代其子孫贖罪。亞當有罪於其子孫。何與。面至狠心咒詛。及其世世。其怒可謂不情矣。且上帝至慈極仁。當悲憫亞當之愚。善教之而使知悔改可也。祝禱之而免其罪可也。或立刻流血以代贖其罪亦可也。或使此亞當仍復爲土。而別團土另造一無罪之亞當。使產生無罪之子孫亦可也。在彼時爲之。豈不甚易。胡爲必待數千年後。謬種流傳。已數萬萬人。而後再流血以贖其罪乎。其慈亦可謂至愚矣。此始祖犯罪。傳及子孫之荒謬無理者也。又進而觀耶穌流血贖罪之功效。則何如。耶穌流血近二千年矣。始祖遺傳之罪惡。既被聖潔之血洗淨。世人當較昔爲善義矣。吾人試平心思之。今日之人民。果較二千年

前之人道德爲優乎。彼爲之辯護者則曰。耶穌雖流血。必信之者始得救贖也。則又請平心論之。東方民族不依賴耶穌之血者也。以視西方依賴耶穌流血之民族。究竟孰爲和平。孰爲強暴。孰爲信義。孰爲貪狡。孰爲醇厚。孰爲涼薄。兩相比較。而耶穌流血贖罪之功效。又可見矣。有罪之原理。既不成立。贖罪之事實。又無可說明。則耶穌之地位。究爲何等。耶贖罪之說。既不可通。則不得不姑置弗論。而視耶穌同於他教聖人。顧凡稱爲聖人者。必能發明高深之教義者也。耶穌所教爲何義耶。其言之較有一二可稱者。如登山訓衆之語。則以佛孔之教義衡之。已極膚淺。在彼則且爲抄錄他書而來。至其爲耶穌所特垂之訓。不見於他籍者。則準以聖哲教義。吾人良心。且多悖禮蔑義之言也。總以上觀之。耶教新派。既以衡情度理爲主。則其改良之第二步。卽將耶穌基督之名。及其相關之事蹟。於彼教經籍中一一挖去。又可斷言也。蓋不如是。則仍屬自閉。求道求真理之門。是捨良心而徇感情也。故非從根本義取決不可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聖人能知幾。君子貴明理。過不憚改。至善爲歸。君子之所以進德也。習故蹈常。安於庸陋。常人之所以自誤也。護短文過。每况愈下。小人之所以陷溺也。齊變

至魯。魯變至道。聖人所稱。苟志在遷善進道。雖屢變何傷也。若不知遷善進道之義。則是孟子所言惡乎執一以賊道舉一而廢百者也。然則彼爲不欲朝三暮四之說以自解者。庸人之言。非聖人之言也。至於彼教中之偉人。其尤爲人稱道者。華盛頓。林肯。肯爲最著。二人者。雖爲宗教信徒。而其行事。蓋本於良心。固有之仁義禮智。準以儒者之教。則一一有徵。考諸耶穌之訓。則無當也。耶穌所謂事天傳道者。離人事而言者也。其服務之最著者。爲驅鬼治病起死回生等事。至於人事。雖重大如死父待葬。耶穌且令置諸弗顧。若夫國事民事。非耶穌所許。與聞可知也。華盛頓。林肯之所可稱者。以其能効忠於國民耳。此則徵諸孔子之訓。而有合。非耶穌之訓也。從耶穌之教。則是二人者。當置國事民事於不顧。而負十字架以爲教會之職事耳。孔子則曰。不仕無義。仕者事也。服務於人之義也。儒家之教。務民爲先。而事神爲後。（左傳曰。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皆孔子糾正世俗對於天人觀念輕重本末倒置之謬誤者也。蓋中國教義。由五帝三王而周公孔子。莫不以務民之義爲教。願欲其效普及羣衆。必重其本務。急其大端。非可

以枝節從事。故子產以乘輿濟人。而孔子言其惠而不知爲政。謂其不能以時修治橋梁道路。使民咸無苦涉。而乘輿非可以濟衆人也。而彼教乃斤斤然以逐鬼治病自詡爲服務。自孔子視之。猶子產之類也。是故華盛頓林肯之流。若生於中土。其成就必有更大焉者。以彼特出之天資。加以我國聖賢經訓之陶冶。則其立功之外。必更有立德立言之加惠於後世者。斷可知也。而豈得謂是等豪傑之士。由其教義之所育成者哉。清代取士。以制藝詞章小楷。本已離道甚遠。嘉道之間。文風益漓。截搭小題。割裂經句。戕性害德。已臻其極。然中興偉人。如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諸公。皆由此中磨鍊而出者。其道德文章。經濟功業。亦自震古爍今。或追蹤聖哲。今以華林之成就。歸功於耶教者。是何異謂截搭題文能作成賢豪。而執八股試帖爲良教育也。近日扶乩之風。遍國內。欺詐謬妄。昭昭也。然誠篤之徒。信爲真。謂爲靈者。殊非少數。且亦確。因此而信善惡果報。而能捨財行善。卽滬上一隅。慈善賑濟之款。由此而來者。歲以數十萬計。吾輩爲世道人心計。其得謂乩壇中亦出善人。而因謂信乩壇亦合乎理哉。西人捨上帝神權。更無善教。故人人皆出於此途耳。若在我國。固有高深教義者。奈何不援引我國之賢哲爲

師以取法乎上哉。執一己所見以爲利而不深察其弊害。非真求道愛人者之所爲也。其屬於第三類者。認崇事上帝爲萬古不易之理。而因以崇信耶穌。謂其能以此教人也。此亦屬乎新派者。其視耶穌種種誕說異蹟。雖確知其僞。但不敢明斥之以礙其信仰。其意以爲吾一以上帝大神爲主宰。耶穌能以是教我。則姑從古人所傳之經所定之信條爲儀軌而已。至於記載或有失真。於我之信仰無損也。及其聞因果之義。感應之說。當以善義爲主。不當以信爲主。衡諸良心。似較上帝萬能信者得救之說爲安。則巧爲之詞曰。信上帝者。不獨信之而已。當於行之善否徵之也。則請又以事實證之。例如洪楊之徒。逐日禮拜耶穌祈禱上帝者也。曾文正公剿滅此種信仰者也。從彼教言之。曾文正爲不善義。而必入地獄。洪楊爲善義。而兼得聖靈之救贖。必受天國之榮賞。然繩以吾人同具仁義禮智之良心。則其說之誕妄無理。固不值一哂也。彼則又辯曰。洪楊雖名曰信教而行多殘暴。不合乎上帝之旨。曾文正雖不信教而能修德愛人。自上帝視之。猶信也。則其賞罰以是爲準可矣。然信如是言。則是善義足憑。而耶穌之血不足憑矣。良心可恃而信條不可恃矣。何也以剿滅此等信仰。反對此種信條之人。亦足以稱善義。

且實爲吾人羣衆所心悅誠服故也不僅此也彼未知洪楊既志在得天下初未嘗有意虐民也其所以行暴虐而不自覺者正以其爲教義所誤故耳彼以爲代天行道宣傳福音爲合乎上帝之意故能不數年而克十數省奄有天下之半天命所屬可知也祈禱有應可證也聖經果可信也信賴耶穌者必得福佑無疑也彼恃自己之善義者且不得蒙赦何足與我抗也以如此等等思想自信自慰又以此激勵其將士於是乘方張之勢臨征服之地以天國之選民對外教之罪人其暴虐遂於不知不覺間施之而無忌矣非獨洪楊之徒爲然也羅馬舊教之酷虐新教人民基督教國之仇視回族（十字軍以行道名義興列國之師攻土耳其戰禍延百數十年近時西班牙法蘭西連年與摩洛哥戰亦以滅其國爲志皆仇視回教之故）英格蘭與愛爾蘭之互相仇嫉何莫非教義之流毒蓋其教義雖以愛爲標名復以記仇殺敵爲倡導對於異教先存一非我族類之心而爾我畛域之見橫亘於中牢不可破且常自思此聖書中耶和華上帝所訓也大衛王及古先哲所禱也彼不從信福音真理而甘居於異端外教者皆正教之公敵固與私仇私恨不同上帝且不與赦免何慈憫之足言殺之刑之以勸衆使同歸正

教。則。天。國。行。將。降。臨。於。大。地。豈。非。愛。之。大。者。乎。此。所。以。雖。暴。虐。而。無。所。愧。悔。也。歐
洲。大。戰。列。國。帝。王。及。其。教。牧。信。徒。各。禱。於。其。上。帝。以。求。戰。勝。敵。人。馴。至。殺。戮。至。千
數。百。萬。人。而。無。所。憫。惜。蓋。自。以。爲。所。爲。悉。合。於。教。義。故。也。其。流。弊。遺。禍。至。於。此。極
豈。能。因。其。有。小。善。小。利。而。姑。息。之。乎。吾。人。一。言。一。行。當。以。羣。衆。之。大。利。害。爲。從。況
宗。教。者。直。接。影。響。於。大。羣。者。也。若。或。固。執。因。循。以。徇。一。己。不。澈。底。之。見。解。則。對。於
大。羣。之。受。禍。不。能。免。良。心。之。責。任。矣。彼。則。又。曰。教。義。有。弊。去。之。可。也。吾。事。上。帝。且
事。教。我。事。上。帝。之。耶。穌。決。無。害。也。答。之。曰。其。害。正。在。此。耳。何。以。言。之。凡。事。上。帝。之
教。皆。昧。乎。因。果。之。義。者。也。請。先。陳。因。果。之。義。因。者。心。之。所。動。果。者。其。感。應。之。事。相
也。心。不。動。則。無。因。當。然。亦。無。果。蓋。無。善。惡。自。無。福。禍。也。心。一。動。焉。見。於。事。相。而。因
已。成。矣。因。有。善。惡。則。隨。其。所。感。而。福。禍。應。之。因。之。與。果。如。影。隨。形。響。應。聲。小。大。多
少。悉。如。其。分。外。力。所。不。能。增。減。上。帝。固。無。與。我。事。也。彼。則。又。曰。因。果。自。爲。感。應。善
惡。必。有。福。禍。是。爲。天。下。事。之。神。奇。者。此。神。奇。之。事。實。卽。謂。之。爲。上。帝。所。主。持。可。矣。
答。之。曰。此。理。也。非。上。帝。也。世。泛。稱。爲。天。理。所。謂。天。理。者。大。人。羣。真。心。所。積。合。而。成
爲。自。然。之。準。繩。也。彼。則。曰。此。理。既。爲。自。然。之。準。繩。則。何。不。可。卽。名。之。曰。上。帝。而。加

以崇敬乎。答之曰。理與宗教家之上帝不同。宗教之上帝萬能者也。能自動能造。因之活物也。理則萬不能者也。既不能自動。且不能被動。既不能造。因亦不能結。果。蓋無靈之體也。請說明之。理譬猶明鏡。能呈萬物美惡之相。纖微不遺。毫髮不變也。苟不持形以對之。則鏡空無一物也。形者因也。相者果也。因果皆對鏡者。自造之。因果已著。而鏡固不自知也。且與彼無與也。理又如權衡焉。能顯各物輕重之數。絲毫不爽。亦納物於衡者。主之。權衡不自知也。又如算子焉。能算加減乘除之數。精細無漏。撥之者。主之。算子無與也。彼又曰。吾不必執宗教上帝造天地人物之說。唯認上帝爲理。而敬事之可矣。曰。是仍不知本末。不達究竟。義之言也。理者。因心而見。非有其物者也。故理者。因因果而有。非因果。因理而有也。蓋離事相。則無理之可言。苟不造。因則事相且無。有理何依。而見乎。性理學家固亦言天。卽理也。故若言敬畏天理。則可言禱事。上帝則不可敬畏。天理者。以良心準繩之。有可憑。造因結果之大。可懼也。禱事。上帝者。則昧於唯心造因之理。而不知從本源處用功。則徒勞而自誤也。彼則又曰。心屬於人。而人何自而來耶。萬物天地又何自而來耶。答之曰。自肉眼視之。人物世界一一皆事實也。非我力之所能爲也。則

歸功於上帝而已。科學家不信神權。然對此事實。止能委諸不知而已。唯東方古
聖人則詳言其義焉。其在易象。皆演太極陰陽者也。言陰陽而一切盈虛消長循
環往復之義。咸在其中。其義與佛說感應因果輪迴生滅者同。蓋天地間事物象
數。咸有一與之相對者在。故知生因滅而有滅。因生而有無。因有而有亦。因無
而有空。因實而有實。亦因空而有生滅。有無空實。皆一轉相而已。故從智眼觀之。
皆幻象也。實有者。我謂實有耳。我生世間。壽者百年。實一彈指耳。於此彈指間。自
謂爲壽。自謂爲實。有而不知其皆由幻妄之一轉相而已。而我人執此倏忽轉相
之一切物爲實。有則識之。妄也。佛教者。欲人不執着妄識。而復其明智耳。明且智
則知此生滅而流轉者。爲無常而有常。而不變者。蓋離乎陰陽生滅
有無空實之境也。在儒謂之先天至誠。在佛謂之真如性體。苟常保其先天至誠
則何宇宙陰陽人物之有。苟常住於真如性體。何分別有無知見之存。天下事之
至繁複奧密者。則惟至約之道。足以解之。今爲上帝造天地人物之說者。震驚於
萬物之神奇。以爲造之者。果大神也。而不思此神能造人物。萬有使極神奇。而不
能造人。使皆善智安樂健壽。使惟老病死苦於其中。則其神奇。果何在矣。謂信者

方得賞而天下固有不信上帝而其善智福樂有愈於信上帝者矣。彼爲之詞曰：上帝非不能使人皆善也。俾以自新之機。使自顯其善智之能也。是猶集羣嬰於滿列陷阱荆棘之地。而欲其自覓一線安途以得生也。世人陷溺於苦趣者。比比皆是。而善智安樂者。曾無幾人。上帝之爲是。其仁耶。智耶。其暴也。愚也。不煩言而解矣。明乎自心造因之理。則知天地人我萬物皆屬於果者。有物焉。先天地不動之。則無所見。無所有一動之。則因已造而果已成矣。其理似難明。然而統御此複雜萬變之宇宙。舍此更無較通之理論。且此宇宙人物者。見以爲神奇。則爲神奇。見以爲腐朽。則爲腐朽耳。而此有情世間者。見以爲樂。而可欣者。則樂而欣之。見以爲苦。而可厭。則苦而厭之耳。此其見於人者。之各不同。而智愚等差之。不齊也。見以爲樂。則上帝造物爲神奇。見以爲苦。則上帝造物亦腐朽耳。然則假令果有上帝造物者。則上帝之智。愚。賢。否。猶待吾心之智。以判決之。上帝之地位。究居於何等耶。今姑舍高玄之理。而爲平實之論。則因果之說。居一簡。以控萬繁。而無所扞格。不通守一本。以制萬變。而無虞。支離失措。蓋因果足以包括上帝。而上帝不能包括因果。明因果而不信上帝。神權者無流弊。信上帝而不明唯心造因者。則

其弊害甚大。佛說一大藏教，皆闡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凡以破人迷妄之知見而導之於正智而已。

附識 或問曰：子篤信佛法者，佛法誦經禮懺，非神權耶？答曰：否。佛法演心力萬能，故言感應道交之理，不言神權也。至誠動天地，格金石，感豚魚，則儒家亦數數言之矣。大凡出於至誠之心，不雜以有爲之意，則其功力之大，影響之鉅，有不可思議者。善念如是，惡念亦然。然善念每雜以有爲之意，好名與邀福之心，故不至誠而爲惡之念，則純一不雜。如大學所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足以狀其純粹之性，真而不雜。以人爲之意者，是故爲善難而爲惡易。爲善之念，旣難，真誠故有待於種種莊嚴培養，省克懺悔之功，而同時樹一明覺正智之佛爲目標。念茲在茲，以止於至善。其誦經懺悔，皆以此爲事也。其念佛禮佛，皆莊嚴其自性也。以自性卽佛性，故能證其真如不動之境，卽聖域也。佛上也。問佛法純仗自力乎？抑兼仗外力乎？答：禮佛念佛，亦有仗佛力之意，而其歸重在自發心證自性，以期於感應道交焉。故發心者造因也，證佛性者果也。造因豈外力所能爲哉？至其與佛力感應之果，亦緣自造因之力也。譬如迷途者問

路。而。遇。人。指。引。得。路。則。得。引。者。果。也。問。而。行。者。因。也。指。引。者。雖。似。外。力。而。實。於。得。路。者。無。所。加。也。彼。若。不。以。正。路。爲。目。的。而。不。請。問。不。力。行。則。雖。有。知。路。者。在。旁。無。能。爲。力。也。且。彼。知。路。者。能。指。引。之。不。能。代。之。行。也。代。行。者。已。仍。不。能。至。其。地。也。故。佛。言。若。自。不。發。心。雖。佛。菩。薩。不。能。度。也。世。人。罕。知。因。果。之。理。不。知。先。後。本。末。之。義。卽。泛。信。神。佛。者。亦。多。視。禮。佛。經。懺。如。他。教。之。祈。禱。上。帝。鬼。神。者。大。抵。以。其。儀。文。爲。了。事。而。不。知。從。因。地。努。力。者。多。矣。此。佛。所。爲。悲。憫。垂。教。而。專。闡。明。心。性。因。果。之。旨。也。問。耶。教。徒。亦。言。祈。禱。有。靈。應。者。何。故。答。心。力。之。感。凡。將。以。至。誠。必。有。所。應。非。上。帝。耶。穌。力。能。有。所。給。與。也。仍。此。不。可。思。議。之。心。力。之。結。果。而。已。日。本。嘗。有。村。婦。求。老。僧。教。以。經。咒。僧。見。其。樸。拙。僅。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教。之。婦。歸。則。憶。其。似。爲。白。菜。山。芋。羅。卜。六。字。至。心。念。誦。屢。見。靈。感。鄉。邨。遠。近。以。病。請。禱。者。皆。效。則。其。誠。故。也。誠。卽。證。自。性。也。亦。卽。與。佛。性。合。一。也。彼。雖。口。念。白。菜。山。芋。羅。卜。而。其。至。誠。以。證。自。性。證。佛。性。則。同。彼。祈。禱。上。帝。耶。穌。者。其。善。意。若。出。於。真。誠。必。有。相。當。之。感。應。可。無。疑。也。然。須。知。此。心。力。之。影。響。非。外。力。有。所。加。也。且。彼。信。耶。教。者。豈。惟。亦。得。感。應。之。益。其。誠。之。至。者。卽。證。佛。性。也。願。彼。教。

不知其所以能獲益之故。則舍本逐末。重外輕內。且以欣求人天福報爲事。而不肯研究心性因果之理。則由其教義之浮淺以誤人也。凡言教當澈底究竟。而此等浮淺教義。則由揣摩世俗之凡情而立。託名神天。益以見其僞且陋矣。近日迷信乩壇者。通國皆是。而誠信之士。則謂其禱卽靈應。亦此類也。又彼所謂禱應者。亦非必真屬靈感也。蓋迷信者。情有所偏蔽。每牽引附會以自慰藉。遇二禍而一福。則曰此福爲神所佑也。置禍於不論也。意謂以此堅其信仰。而不知其徒勞無功也。明因果之理者。則於幸福之來。不以爲喜。而於殃禍之至。則怵惕焉。知夙業之所召。非偶然也。禍旣不可倖免。福亦不可祈得。則專從本源之地用力可矣。此信因果者。與禱上帝者。利害智愚之別也。問心力感應。何以有若此之鉅大能力也。答心力發源於自性。性者體也。心者用也。佛性爲一切人物有情之所同具。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也。天者大人羣也。命者明德也。由此巨體而發爲之用。則一心而具全世間之心力。故其功能鉅大。不可思議也。譬如水焉。佛性者海也。一滴之水。固無力。此一滴入海。與海同體。海之力。卽其力矣。滴入海者。證自性之謂也。苟無物以阻之。則此滴方能入海。

此去妄存誠之謂也。問因果之理似甚淺顯一經說明即可照行我輩專造善因勿造惡因可矣何必多研究心性之理乎。答因果之理亦淺亦深亦粗亦細故有待於精微之剖析也世人大都以善人自居而終日造惡業者比比皆是也故不知心性之學者不能明澈因果之義也蓋造因者心意而已吾人時時在貪瞋癡之中而自謂不造因其可得乎所謂心性之學即以觀察省克此造因之心意是已佛學重在求慧覺儒學重在明德致知皆指覺知心性意念中之事而言也否則吾人皆知貪瞋癡之爲惡者而能時時自見其貪念瞋念愚癡者有幾人哉此所以有待於學也

論耶教致禍之故

丙寅九月

宗教當以率性修道爲主故貴乎明義理辨是非別邪正以仁爲本以義爲歸而禍福利害在所不計然世之信宗教者皆不如是大抵以感情爲標準以我見爲向背而義理是非邪正所不究焉宗教家知其然也則利用禍福之說以欣之懼之其尤甚者則純以感情相動竟不以善義爲準明目張胆筆之於書如耶教是

也。其他專演神權之教者。大抵亦含此意。信從我者惡皆赦。不信事我者善亦誅。所謂以感情爲標準。以我見爲從違者也。然好戰尙爭之國。利用此教。輒能鼓其民衆以殺敵致果。愛國主義。敵愾思想。皆賴此以養成。故歐洲好戰之民族。皆利賴之。尊爲國教。故其人民感情最烈。爲我最甚。亦可以概見其宗教影響之深也。其結果則各嚴兵備以相待。偶一爆裂。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同種之人。不相親信。仇嫉虞詐。旦夕不甯。器械求其精。故物質發達。而道德淪替。性慾日恣。而禍機亦日烈。此基督教恃刑威推行于數百年所致之成績。灼然不可諱也。世人不澈究義理。是非真僞者。每爲宗教家所愚。而爲之言曰。凡教皆勸人爲善耳。彼教義雖不善。然以勸善爲事。聽之可耳。予嘗深人該教。澈求其義。初以爲教中亦多慈善事業。其教義必有特長之點。而不知其教旨之荒謬惡劣。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故凡教皆勸人爲善一語。雖至陋劣之神道設教。如中國今日各地之乩壇者。猶足以當之。若耶教之書。則公然教人仇嫉爭殺。薄視其親。而唯事我上帝。蓋野心侵略者之武器而已。雖亦抄襲他教教義以飾觀聽。烏能謂其亦以勸人爲善爲宗旨者哉。而或者疑余言爲過當。以耶教徒中亦多有忠實慈惠之徒爲說。不知

此由於其人本性之善故耳。余嘗數聞教師講教。見其娓娓動人之言。皆其摭拾他教名理。與普通常識。決不出於其教書之本義者也。若夫循章守句。依書直講者。大都不堪入耳。故教堂中睡衆甚多。鼾聲不絕。中外皆然。（見之於外國小說笑話書）不容諱也。余所知親友信教者。大抵於其教義無所研究。若問以在教堂所聽演講何詞。輒答以未入耳也。或則名爲耶教徒。而深信輪迴因果星命術數。或同善社之打坐。善堂道院之扶乩。種種怪狀。不一而足。問以何故。又爲耶教徒。不能答也。故教義爲一事。講教者爲一事。信者又一事。各不相謀。教師既自知教義之陋劣。遂多略其本文。而演以他詞。略其不合理者。而述其近情者。故偶有聽之而受其益者。由此類善於訓誨之教師所致。實與其教無涉。且慈惠者大抵生而賦性仁厚。初不因其教而有所加善。其有本性狡狠者。則反利用教會以行其惡。此中外歷史事實之可按者也。吾未見有奸人因受耶教之熏陶而遷善者。惟見其欺世盜名。行惡巧於常人而已。吾之經驗如此。皆一一有事實可徵者。雖欲否認之。而求一例以反證此論。斷而竟不可得。中國如是。歐美亦然。蓋究其實際。教會實與社會道德實無所補。而在政治上。則罪惡昭著。歐洲歷史上之慘酷。

紀述。大抵與教會相關。中國各地之仇教案件。大半由神父牧師狹隘偏私所釀成。彼國政府復張其勢。我國喪權割地之條約。多與教會有關者也。此其大較也。更進而觀個人之成績。教徒所冀望信教而獲福者。以予所知。親友中之家庭。素依儒宗崇佛法以爲修持以爲教育者。改而入耶教。鮮不致惡果。乃至盛者衰。福者禍。健者死。善者惡。比比皆是也。夫盛衰禍福。業命之所定。吾固知佛說者。豈能謂爲信耶教卽致禍如此之速耶。吾豈謂儒佛之教。亦有狹隘凶暴之神如耶教中嫉妬之耶和華上帝耶。（耶教十誡第二條言我耶和華上帝乃嫉妬之上帝。信我者賞及子孫。不信我者罪亦如之）非也。蓋耶教之大害。在隘陋自封夜郎自大。以萬能威權歸之於上帝。而不知因果之理。乃萬事發因於心。今請言其弊。彼自尊爲唯一之聖神。崇信他教事他神者。罰及世世。則意謂他教皆惡可知。故凡教徒大抵安於愚陋。不肯研求他教教義聖哲名言。以資比較而求進步。夫在彼國本無多數古先聖哲。則亦已耳。信賴此唯一之宗教。以按期集聚。偶有良教師以上帝賞善罰惡之言。熏之染之。略其陋者劣者不說。故羣亦視入堂聽講爲訓俗化衆之一事。於社會不爲無裨。然在中國則不如是。雖有誠實明良之教師。

略其甚不合理者不談。而唯述其較近情者。其弊害已不堪矣。蓋其較近情之教。義亦大抵淺陋惡劣。似是而非。而門戶之見既深。尤懼人研究聖哲之名理。率循他教之教義。故嚴爲禁制。恐以重罰。而在中國。則普通人民。大抵皆在儒佛教義中養成者。雖其信受奉行之程度不同。要略皆受其化育者也。今耶教徒則謂之曰。汝教所訓爲悖禮。當去汝所受於儒與佛之教訓。以從我真神所訓。至高無上之信條。汝儒教所訓敬祀祖考爲非禮。當毀汝祠廟神主。去而跪拜祖宗父母之儀文。蓋耶穌上帝以外。不當有廟祀。祀之則得罪上帝。罰及子孫。汝佛教塑像以奉佛爲有罪。當盡毀棄之。以事上帝。汝佛教所訓輪迴因果之說。皆僞作。上帝萬能以生人。豈由自業輪迴。上帝大權賞罰。豈由自造因果。汝背祖若父。皆習信此虛僞之說。得罪上帝已深。今宜賴耶穌之血。以洗滌其罪而得赦。否則汝雖勉爲善義。亦屬徒然。上帝不汝赦也。蓋耶穌未生以前。世人賴善義得赦。耶穌既生以後。凡不信賴耶穌之名與血者。雖善義皆在不赦之列也。又汝儒教偏重孝道爲非。是當移以孝天父。汝若孝汝親比汝天父者。罪不赦。此其教人變改禮法及信仰之大致也。信從其教者。有兩種心理。其一則雖從其說。而良心有所未安。如前

祀祖考。今則不祀。前重因果善義。今則謂爲非是。謂守善義不如賴耶穌之血。前知戒殺放生。今則謂殺生爲合上帝之旨。前重孝親。今則言不當比其天父。而不得不從輕略。偶一反問。則自悔之心。以時流露。其又一則以爲耶穌之說爲易行。其孝天父比之孝親爲易也。其禮拜儀式較之儒佛之威儀爲易也。其信仰條件。答詞一語即可了事。較之儒之慎獨自省。誠意致知。佛法之重在心戒。務求諸已者爲易也。至戒殺過於自苦。尤不如耶教獎勵殺生之易行。而又適口快意也。此兩種心理。前者爲懺悔之萌。後者爲怙過之業。悔萌而不改。怙惡而不悛。其同致惡果。不亦宜乎。此惡果之來。有可預知者。卽於自心卜之而已。夫天下之善。莫大乎與人爲善。而天下之惡。莫甚於絕人。向上遷善之路。若耶教者。可謂絕人。向上遷善之路者也。以儒佛所熏陶之民族。素以向上遷善爲訓育者。一旦改而就彼絕人。向上遷善之教。雖信教初衷。原不如是。而其禍有不可逃者。歐洲及我國教禍。成績事實。如彼。教書荒謬。暴惡昭彰。如此。若無所知。曉如鄉僻之人。或受西洋教育之學生。則可想也。若有所知。有所覺。而仍堅執不改。冀望其所信之上帝。降福於我。是輕他人之利害禍福。以徇一己之感情與我見。此尤爲致惡果之因也。

又若素宗儒佛教戒禮法之家。改從耶說。斥儒佛爲非。使其家人子弟。一旦盡棄其舊日教育之旨趣。儒佛師友。拒之千里。聖賢經訓。束之高閣。而唯彼惡劣之教書是讀。鄙陋之牧師是聽。蠻夷之敝俗是效。習其儀文形式。自以爲已足。而義理是非心性隱微之學問工夫。置而不講。於是厚者薄。慈者殘。誠者僞。謹者肆。一一如其所求而至。此爲直接所致之惡果。其事顯而易見。更無待於說明矣。

上帝主宰說辨惑

丙寅十一月

予既作破迷篇。言各上帝教之弊害。教徒中亦有以爲然者。顧以爲冥冥中必有一主宰。操至高權者。信之爲是。破之者爲非。不知予非謂冥漠中漫無主宰也。惟欲人知此主宰之所在。勿枉致力而已。蓋泛信敷衍則誤己。盲從推行則禍人。耶教之弊害昭彰如是。由其根本謬誤。不可不辨也。蓋冥冥中主宰之說。各教皆然。但說之有圓有不圓耳。各宗教之所謂主宰理想也。佛與儒之所言主宰事實也。理想者一般常人之所泛泛感覺而未嘗研其究竟者也。事實者明智大覺者之所見知而實有證驗可指者也。惟其真實確鑿。辨之既明而行之乃篤。故儒佛教

義皆明白正確。其行持方法。皆嚴謹刻苦。何也。以其爲一己之切身利害。禍福如響。稍縱卽逝。非認真努力行持不可也。耶教之說。則依世人之泛想而附會穿鑿以成。故詭隨矛盾。而無明確之教義。且除禮拜祈禱而外。更無修持法門。其所謂聖書。衡以天理人情。無往不謬。夫主宰自當以賞善罰惡爲準。彼乃曰善義者不必得赦賞。而以信耶穌與否爲賞罰。假令其教義果真實至善。則決不以不信者雖善義不得受赦賞爲威嚇矣。依彼教所說。信賴耶穌之血者得救。恃自己之善義者則否。然則無異於自言其所信與善義爲兩事。夫所信旣非卽善義。則其教之主宰豈非惡乎。又證以其書所言上帝之嫉妬。好殺教爭尋仇。則其所信誠惡也。果與善義爲兩事也。故其信徒除素性慈善者外。未有不利用其教以爲惡者。夫言主宰而妄謬流弊至此。則何貴乎有宗教矣。若吾人信彼訓嫉妬仇殺斥善義良心之宗教。而以爲主宰在其中。則吾人之心已自失其主宰矣。心無主宰。宜其取舍從違之皆謬也。試進而觀儒佛。則惟以善義良心爲準繩者也。儒家亦泛言天然實皆言人也。說文天一大也。大卽古人字。故凡言天道皆指人心之感應也。孟子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曰民神之主也。又曰天道遠。人道邇。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試紬繹其義。

凡言天皆指大人羣心力之結合而形爲感應者也。故其事天之道。卽在於存心養性。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皆指一心之感。與大人羣及一切衆生心理之應者。佛家言因果。亦指惟心造。因業感報。胥此理也。故殺念一萌。而地獄已具。心田一淨。而樂國現前。此不必證諸死後靈魂之實在。待實證而後信則晚矣卽在夜氣清明時。自向方寸間體驗而可知矣。故法律有參差。賞罰有偏枯。而良心之定向。中外古今。東西南北。無二致。以此爲主宰。不且甚博大高明。堅固確實。而最可恃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古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夫十目雖視。千人雖指。與我何干。而賢哲以是爲懼。惡人以是而誅。於以知人心之能力。消息甚微。而影響極鉅。彼此息息相通。遂成爲自然之準繩。裁制自然之獎勵。作育也。故伊古以來。善莫不報。德必感應。而爲惡者。殃禍之臨。亦無或爽。正史所紀。雜家所述。其事昭昭。豈虛誣哉。然則儒與佛之以心力爲主宰。因果爲裁制者。確有據矣。至於閻羅城隍。天堂地獄之發現。皆由此大人羣獎勵善義。裁制奸惡之心理。結晶而成者。猶之人世之有官吏政府。刑賞制度。亦由此心理演成者也。故帝王不能以己意定。

刑賞之法。卽天神不能以神力操生死之權。所以者何。緣獎善罰惡。欣生厭死。皆發源於人生之心理。此心理實爲善惡生死之本根。假令無此欣厭之心。卽並善惡生死之感覺而無之矣。雖有賞罰升沉。有何意義。有何關係耶。譬之人民。苟不羨賞不畏罰。雖有官吏法律。有何用哉。耶教之成立。由於始祖犯罪。耶穌代人贖罪。而假令始祖不違命。則終古不辨善惡。則天原高美。何由覺知。始祖犯罪。由於迷上帝之命。貪辨善惡之果。夫假令始祖不違命。則終古不辨善惡。則天原高美。何由覺知。魔邪誘惑。何由辨別。上帝刑賞。何知善懼。其荒謬不值一哂。以上皆證明人心爲萬事萬理之最高權者。故凡人之畏外來之刑賞禍福者。無論天威國法。皆存幸得倖免之心。而其知畏自己之良心覺知者。則雖私居獨處。常懷十目十手之懼。此其爲主宰。非較爲真實耶。而難者曰。不有一神之主宰。則造化萬類。何自而來耶。答之曰。謂人與萬物爲一主宰所造者。此常人普通之理想。而宗教家利用之以立教。而資警勸者也。彼不知天地人物以及我身。互爲因緣。同爲一體。無先無後。無小無大。無高無下。乃並非有非無。非空非實。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且此天地者。亦惟此識神之感覺而已。迷愚之人。則見萬彙奇妙。子孫室家。富貴功名之可欣。智覺之人。則見萬變倏忽。老病死苦。罪報流轉之可懼。蓋卽此可欣可懼之世界。亦應心理中之欣厭愛惡而生。而此欣厭之心。實由止乎至善之性體而出。而自成爲

賞罰勸戒之制裁。使造惡業者。見萬有之奇。迷而見其樂。則造惡苦之因。修淨業者。見世界之空。覺而知其苦。以入解脫之途。或墮或升。或苦或樂。固由各人自業之感召。實皆眞如性體本分中事。儒家所謂天命。天命卽明德也。大學。太甲曰。願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故天命明德。一而非二。非謂天地鬼神有所命也。皆卽佛所言眞如性體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其理精深。非常人所易了解。然出於大聖智者之所言。且數千百年。循是以修持者。則各超凡入聖。離苦得樂。事實具在。豈可誣哉。惟天命卽明德。又卽眞如性體。故眞理卽在本心。孔子曰。道在邇。又曰。道不遠人。又曰。克己復禮爲仁。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人與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至於佛教。則闡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理。尤精澈圓滿。故儒佛修持之法。皆以反躬求己爲務。而實有效驗者。其事可證。其理可通。尙何疑哉。至於上帝神權之說。則自古迄今。愚夫愚婦。凡不研究竟者。無不泛信其然。豈聖智如佛孔。獨未之知乎。假令人物果皆天父所生。上帝所主。而孔佛未及知。則佛孔所教爲妄。而

其教人修養行持之法亦皆謬誤。胡爲而從其所訓以修持者。其成就乃較從耶教所訓者爲有據而可稱耶。且人之善惡賢愚。殊有等差。行義造罪。亦有大小。按之因果之義。則其受報之淺深厚薄。久暫遲早。各各差別。且必如此而後公允也。今耶教之書。其言賞則曰信賴耶穌之血者入天國。坐上帝之右手。其言罰則曰不信耶穌者罪無赦。待世界末日至時。死者皆從家中復起。以受審判。謹愿之徒。或信其說。若稍知用心者。則明知末日審判之虛妄。遂並覺天國之無稽。宗教之效用遂失矣。卽謹愿者。雖泛信其說。而世界末日遙遙無期。則戒懼之心必弛。而不敵其貪欲物誘之烈。此所以耶教對於素性忠厚者。略能堅其向善之忱。而於稍有思想者。不能收羈縻之效。且更供其利用。以愚民而造惡。中國各地教民。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而日日口上帝而手聖經者。居其多數。蓋彼深知末日審判之無稽也。而彼教所謂罰不過如是。則凡造惡犯罪者。皆以耶穌爲逋逃藪。欲明避國法。陰逃冥誅。蓋教會庇護其徒甚力。足爲護符。而耶穌且有特權赦罪。可免天罰。卽令赦未可恃。而末日尙遠。審判無期。前事亦無證驗。處罰殆屬渺茫。則作惡之心益肆矣。豈若儒佛所言。作不善降之百殃。或報及子孫。或身墮惡趣。爲鬼爲

畜之可怖哉。故佛儒不言上帝主宰。而輪迴因果之說。深入人心。爲上智下愚所共同信畏。鄉曲之地。法律之所不及。而孝弟忠信之褒貶。菩薩神鬼之敬畏。隱爲治安之保障。道德之坊表。此事實之可徵者也。耶教國雖人人爲教徒。上帝主宰之說。盡力教誨。自幼習聞。而以彼警察之密。法令之嚴。不能稍減其奸暴欺爭之行。何耶。蓋其說由無意識之泛想附會而出。而無圓滿之理論。切當之事證。故徒勞而無功也。

佛化基督教序

丁卯三月

基督教禍歐者千數百年。養成其人仇嫉貪爭殘很刻薄之俗。故尙功利而輕義理。重法律而鮮誠心。以成此武力相持之世界。馴致偏重物質。恣於貪欲。習非成是。而不知返。可慨歎也。夫貪欲亦人類之良知良能。何責於歐人。而歐人之貪欲特強。是必有故。人多謂泰西富強。由於耶教。是亦有本。蓋其所謂上帝。以貪欲見取爲心。以仇嫉爭殺爲事。與媚己者立約。許以種種權利。以信仰爲市易。乃至凌虐他疾。摧滅異己。公然著之於書。稱爲神訓。人人自幼受此薰陶。成爲習性。及其

長大。遂見諸實行。故言富強爲耶教之效者。非無因也。抑思貪爭力取。設果可得而安享。歷久而無害。則東方聖哲。豈獨異於恒情。而不爲樂之。胡爲孔子必以溫恭儉讓爲教。釋尊更以慈悲喜捨覺世耶。夫教者所以補偏救弊也。物質享用。貪欲見取。既爲人之良知良能。順而從之。則禍亂鬪爭由是而作。故聖人立教。以爲大戒。爲其爲禍源苦本。反乎眞常安穩之道也。夫論理則生滅相倚。因果相互。論事則武力相角。奸僞相傾。旁觀甚明。當局則昧。此見之迷也。卽識之爲病也。我佛慈悲訓人。欲其了知非有之妙。有無得之眞得。使能心無所得。則得而不得。見無所有。故有而不有。無得則安所失。不有則安所無。如是則不以物害於己。而天下歸於仁矣。然迷罔衆生。偏震驚於天地萬類之神奇。以爲實有而可愛也。此迷罔之見。是名無明。緣無明而有行。因行有識。因識故有名色。因名色故有六入。因六入故有觸。因觸故受。因受故愛。因愛故取。因取故有因。有故愛生。因生故有老死。此十二因緣之說也。而其始則不過由於一見之迷。罔牽引念念流轉。卽是生死輪迴之苦本也。彼以宇宙萬類爲神奇而欣羨之者。卽墮落輪迴苦趣之正因也。芸芸衆生。咸具此見。不知其迷。且自以爲智。既不知其爲苦本。故妄計此萬有之

奇妙。爲萬能之神所造作。以福利人羣者。其實世間乃覓一不苦之人而不可得也。今科學家之唯物觀。不外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之事。詎知皆一己之無明所引生耶。又詎知識外無物耶。自佛視之。誠可憫已。彼以宗教號召於人者。似應高一層著眼。能見及形而上之物。乃觀其所謂上帝者。亦惟本物質之體。縱物質之慾。奪彼以予此。殺人以祭已。蓋舍物質而無所知也。舊約之荒唐怪誕。不足論已。請進而觀新約。耶穌口稱傳道。而實則於身心性命之理。無一言及其所汲汲皇皇者。則醫巫之事也。其所以稱神奇者。能瘳病起死。及以魚與餅飼人也。總之不離肉體之生活而已。統觀二約。所謂造物主者。蓋飲食言語貪欲見取。乃至仇嫉殘殺卑劣愚妄之一人而已。夫教而妄謬至此。誠何值一論列。況在今日。其教已漸卽於澌滅。又何待於抨擊。然張仲如先生猶數爲文以闢之。予亦未敢辭筆墨之勞。屢正言以斥其弊害。或者疑爲枉費日力。而不知先生與予皆處特殊之地位。不能已於言也。先生嘗任編纂於廣學會。初以佛老孔墨宣究其教義者十年。將誘掖其人而進之。使不執一以賊道。卒見其束縛於信仰。不可以語道。蓋由其教之宗體荒謬。起人邪執。不易轉也。乃棄之而專肆力於唯識學。唯

識者。頗有類於近時之分析心理學。因相明性。卽事顯理。最能解有獄之拘囚。拯見河之沈溺。將以之張法幢之旗鼓。發愚癡之瞶聵。又愍教徒執我迷法。若直以棄耶教從佛之言進。則掩耳而走。故姑就其教之可存者。一一以佛法裁之。正其誑誕。摘其陋劣。轉魔說爲妙法。轉有漏爲無漏。藉耶教之軀壳。易以佛化之神髓。使彼受迷徒衆。得聞勝義而向上。蓋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以此方便。拔濟其人。使登覺岸。藉報佛恩。先生之用心良苦已。近日遠西學者。已唾棄耶教。競求東亞之佛法。儒道。而吾國仍不乏醉心歐風之徒。惟西洋之歷史文化。是羨。尙論古今之人物。則華盛頓。林肯。不去口。且指爲耶教之成效。吾甚悲之。夫華盛頓。林肯。固賢傑也。然亦時勢所造成者耳。溯美洲之先民。非逃教會政府之暴虐。而遠徙乎十三洲人民。爲爭自由。而與英戰。流血十年。幸而得脫。專制政體之羈勒。其必採用共和政體。亦勢使必然。華盛頓。因時乘勢。以成其功。實無特奇甚難之事。可稱者。林肯之解放黑奴。亦收衆議之效。且衡以教義。則林肯此舉。正與其耶和華上帝許助猶太人殲滅異己。使仆足下一蹶不振。及種種薄視外邦。凌制異族之訓。顯相違反。而教徒乃欲以此歸功於教。夫英相格來司頓。非以篤信耶教著稱。

者乎。當英議會主張釋奴時。格氏反對獨烈。其所持之理由。顯爲教義之流毒。此何以說焉。嗟夫。吾國自有其光輝之歷史文化。而不自知。而乃棄自家之珍寶。羨他人之砒砒。不亦慎哉。所最可懼者。因羨彼國歷史人物之故。而並羨彼有害之教義。已固執迷。又將以倡導於人。且將運用之於政事教育。又更以迷信其教之故。而深信凡歐來之學說主義。一一爲文明進步之所在。揣摩之不遺餘力。嗚呼。亂天下禍蒼生者。豈必出於爲私利哉。見事不明。辨理不真。雖出之以公誠。亦足以爲斯世之禍也。此先生與予所爲不能已於言者也。

答楊君書

丙寅六月

忠信先生大鑒。久欽雅範。未接清暉。欣奉教言。曷勝幸忭。承示及宗教問題。荷蒙訓誨。尤感關愛之深。杰學淺識。陋隨俗浮沈者二十餘年。初以爲富強可以力致。科學可以救國。繼則覺天命有定。人力無功。欲利用教會以正人心。輔教育。較之唯物主義爲可恃。至六七年前。於此問題。鑽研愈深。始漸知西教之誕妄。隘陋。遠出意料之外。於是不得不反覆推勘。以求解決之法。而孔孟不作。上帝不降。雖懷

疑義無所折衷。繼而思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爍。弗思焉爾。求則得也。且東西南北有聖人生。此心同此理同也。吾何不以聖人之心爲心。取不可解決之問題。證以事實之驗。衡以良心之安。以爲抉擇去取乎哉。今彼教之言曰。賴耶穌之血則得救。否則雖善義不得救。而孔子則曰。君子喻義。君子求已。聞道雖死可也。循孔子之說。則吾惟良心之是從。一以善義爲歸。何問於赦與不赦哉。其根本立足之點懸絕如此。猶黑與白之不能強同也。凡求真理者。其能含糊過去而不一判別。其是非利弊也耶。此杰所爲不憚竭數年之力。研究彼教之教義。更細察各國歷史。因宗教而致之福禍利害。又取我國經訓教義國情民俗。與之參證比較。而後得近兩年之結論也。常人之見。每每蔽於情感。激於意氣。杰不敏。頗知此義。不敢以世界人民幸福所關之事。徇一己感情意氣之偏。苟其如此。是愚昧之小人之所爲而已。杰在全國基督教協會。青年協會。青年會。皆任會長。副會長。司庫等重要之職。教會大學。以博士位相贈。各教會團體之職員。感情之洽。敬禮之加。至矣盡矣。然而杰爲真理計。爲良心計。爲世界幸福計。不能不撇開私人之感情。而直述一己之所見。以告於衆也。來函見教者。有重要兩點。茲謹答

復如左。一認己所信爲眞。而他人所信爲妄。是己非人。黨同伐異。必至惹起教爭。云云。善哉言乎。然杰之所以言耶教之弊害。正在此點。儒佛之教。所以善。亦正在無此弊害。蓋歐洲各國歷史。全部皆宗教之血所染紅。當教會握各國政權之時。凡非耶教之國。必力征之。不信教之人民。必酷刑之。直接以此而死者數千萬人。其因偏狹仇嫉之教義。如舊約全部所訓。而養成之國家種族軫域仇敵之見。以致釀成大戰者。尙不在此數也。返觀中國歷史。絕無此等事。其有外國戰禍時代。如六朝之時。五胡十六國之亂。唐及五代時之亂。宋時之遼金元。明代之滿蒙。皆異族來犯。然其戰勝國之入主中原。皆不久卽爲我同化。宗教文學。愈推愈遠。皆未嘗以武力強迫。而自然歸順。則以其教義中正和平。大同博愛。切於事情。適於日用。雖欲離之。異之。而勢不能也。而人民之忠厚寬大和順謙讓。尤與彼奉耶教之國。顯然不同。蓋凡屬宗教。如耶回猶太等教。皆以己之上帝爲尊。他教之上帝皆僞。故凡屬宗教。皆必立一教主。凡不崇奉此教主者。皆爲有罪不赦。故各宗教永無調和之可能。佛與儒。既無上帝。又無獨尊之教主。佛言一切衆生皆佛。故皆平等。其證佛果與佛同等。其先於釋迦而成佛者。亦無數量可計也。孔子集諸聖

之大成。世人奉以爲師。其尊之也。無以異其尊五帝三王也。故孔佛之教。惟以辨析理性。指陳是非。善惡利弊爲事。不言禁習他教也。故佛與儒皆不得視爲宗教。請觀歐陽竟无所撰之佛法非宗教篇自明。茲不多贅。此所以凡被佛孔之教者。從無宗教之戰禍。此利害最重大之一點。不可不注意者也。此層一經辨明。然後吾輩論斷抉擇。有所從違。來函謂不應是已非人。黨同伐異。此語應有分別。此等事情。關係世界羣衆福禍利害。則非已與人之問題。同與異之辯論。而當以是非利弊真僞爲先決問題。我輩旣以悲天憫人爲職志。其將獨善其身而已乎。抑將如孔子所言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佛氏所言自利利他。自覺覺他乎。若應以立人與覺他爲事。其將對於羣衆。不加以指導。使有遵循乎。芸芸衆生。大抵皆如失路之人。需人指點。今歧途在前。可南可北。可東可西。苟不有人指引。則必誤入險途。或致喪其生命。吾輩旣曾於此四途。皆嘗探險經歷。知其孰紆孰直。孰險孰夷。其將立一路標於歧途。以示行人乎。抑或漠不關懷。聽行人之茫昧冒險乎。抑或自昧其心。以告行人。謂東西南北皆可行乎。來示謂如其不善。不管之可也。恐我以爲善。人以爲不善。必至爭辯。失和平之旨云云。今天下邪說幟行。遍地皆是。各自

以爲最佳之學說。最高之教理。最善之主義。苟循其道。則殺盜淫妄隨之而至。吾輩當置之不管乎。殆非執事之意也。是故教義不當隘狹。不應禁止究研他教精義。而當表示寬大。儒教以至善爲歸。佛教以究竟義爲目的。皆離我而重真理者也。故能以德感人。使之同化。耶教懼人信他教。拜他神。載之於信條。追之以刑威。雖能賴武力以維持其地位千餘年。今則全歐教會失其勢力。而土崩瓦解矣。然其因教義而養成之狹隘仇嫉之民情國俗。尙粘牢不脫。餘毒尙未已也。此教義狹陋之過也。至論個人之地位。又不可專事調和。蓋是非無兩可。邪正無中立。故似是而非者。足以害道。孔子曰。惡紫亂朱。惡佞亂義。惡莠亂苗。惡鄉愿亂德。居似忠信。行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入堯舜之道。是爲德之賊。今有人焉。行義明道。懼似是而非之說。誤人禍世。則大聲疾呼。以警世人。似不應以是已。非人黨同伐異。責之也。蓋今日正道衰歇。世風委靡。依違兩可。同乎流俗者多。而質直敢言。獨立不倚者少。若更加以摧沮。則世人皆將趨於油滑巧佞一途。誰復樂爲笨漢哉。至於杰。尤有應聲明者。杰之崇儒佛而斥耶教。則在信耶教八年之後。對於耶教教義。經極切實誠懇之研究。且受教會至極崇敬之時。而出此態

度其時且無任何儒佛會社一切關繫。故當視耶教爲同。而儒佛爲異。耶教爲己。而儒佛爲人。在杰應稱爲是人非己。黨異伐同耳。杰當日出此。亦嘗經幾度良心之追迫而後行之也。蓋今日是則昨日非。吾必居一於此。若敷衍過去。人或不之覺。且可常享教會之尊崇也。一經變改。且形之言論。則無異自鳴金鼓以張廣告。暴露前此之過失也。而竟決然行之者。則以個人之名譽事小。羣衆之利害禍福事大也。來書第二注重之點。謂爲上智之人言心性。對庸衆須談因果。信如來示所云。則杰亦無須如此多費筆墨矣。杰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正以耶教只崇上帝。而不知因果。更不知有輪迴。夫因果者。至理也。輪迴者。事實也。縱不談佛法。而因果輪迴之事實自在。除佛家經論所言。百家筆記所載外。其見於左傳。見於二十四史者。多至不可勝數。而耶教之徒。以其非彼教所言。概指爲僞妄。反斥爲迷信。蓋上帝造人。神權萬能之說。與因果輪迴之說。萬不能相容也。因果之義。以動念爲因。而一切禍福事境爲果。因果契合。無稍差爽。上帝無權以加減其賞罰。亦卽不能任意予人以吉凶。若上帝爲之。則上帝失其中正仁義。爲不合於理。豈上帝而可不合理哉。若上帝一一循理以執行賞罰予奪。則是不能超出因果律之

外。是居於果地。而非居於因地。又卽居於第二位。而非居於第一位也。然則最初之發動。最上之主權。究屬於我乎。抑屬於上帝乎。夫輪迴六道。老病死苦。其義最足警人。求生淨土。超出輪迴。免於生死流轉。其事至可欣羨。且理極精。而事有證。彼則悍然斥爲虛妄。而乃虛構一耶穌天堂之說。以爲賞。末日審判之說。以爲罰。夫假令死後之榮。不過與千萬億之耶教徒同坐於上帝右手。未必真能動人欣羨。孰若世間享用富貴尊榮之較爲實在。於是貪詐爭殺之念。隨之而至矣。彼心中以爲因果。既無其事。善義。又不如耶穌之名。與血之可恃。吾何妨從心快意。以行樂。卽令有所過犯。則奉耶穌之名。賴耶穌之血。以求赦贖。仍可穩入天國也。再讓一步。卽令罪惡甚重。必須受罰。而末日審判之說。前無徵應。後亦渺茫。何能因此不知何年之審判。而易我現在享用之樂欲哉。此耶教作僞者之所以多也。依因果感應之說。則福禍賞罰。千萬其途。其言個人福報。則曰功名富貴子孫壽考。皆自身前生善業所結成之善果也。其言一家福報。則曰子孫之賢。家運之興。皆其祖父積德修善之感報也。經史傳記。鑿鑿言其故。耆儒碩德。津津述其說。決非妄人任意臆造者比也。其言超福報。則志生淨土。證果成佛者。內典所言。百家所

紀其理有徵。其事有據。卽今耳目所及者。亦彰彰可考也。此以較之死後坐上帝右手爲唯一之善報者。誰爲可信。誰爲能感人乎。其言禍報。則曰造惡業者。墮入三途。地獄餓鬼畜生是也。其業報較輕者。還以人身受種種苦報。卽以人身而受地獄餓鬼畜生之苦者也。更證於其家庭。曰某也不善。其子孫遂困苦冥愚。蓋戾氣所感召也。故惡報有見於及身者。有受於他生及永劫者。有遺禍及子孫者。佛氏精言其故。儒家亦粗言其理。經史百家。備言其事。不能加以否認也。此以較之末日審判無稽之談。孰爲可以起信警世乎。由前之說。則因果之義是也。因果之義。重在求己。凡我有一言一動。皆因也。有不可免之果。隨之而來。因有染淨善惡。故果有禍福吉凶。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形之影。聲之響。是一而非二。卽因與果。不能分爲二事也。詎待於賴他人之血。而後能得福免罪。又豈待末日而後審判。以行賞降罰乎哉。杰所印送各種善書。以數萬計。皆說因果之書。所著論說筆記。皆言感應之事。對於羣衆。不談心性之學。偶於闢耶教之論說。畧陳心性之旨。不得已也。執事若平心細讀拙作各文。及所刊各善書。卽知杰所行事。咸合執事之旨。而其所以嚴斥耶教者。正以其似是而非。苟循其說。而因果之義全晦矣。中國

數千年所養成之積德存心。獲善報。行惡造業。墮三途之觀念。咸將失其效。使人自恕自解。以爲耶教既否認輪迴之說。則來生受苦報。或變畜生。皆無其事也。新輸入之末日審判說。既不足以使人警懼。已有之輪迴果報說。則推翻矣。其對於殺生問題。則曰。此上帝造以爲人所食者。殺之爲成就上帝之意也。欲念既繼。而殺心日熾矣。其對於宗教。則曰。本教人爲天父之選民。其他爲異邦人。爲外教徒。皆不得受同等之待遇者也。執事若將新舊約全部。一一細讀。則知世界宗教。是已非人。黨同伐異者。莫更甚於耶教矣。其書中言愛敵如友者。一而教人殺敵。尋仇記恨者。十百。此非可由杰誣捏也。執事細閱其書。當自知之。故白種同仇敵愾之心。最強。雖姻亞之國。而仇嫉之心。不爲稍減。非人性之殊也。其所受薰習者。然也。蓋歐洲各國所奉宗教。耶教而外。如回教。如猶太。皆以信上帝爲教者。其貪很好戰之性。皆同。統觀世界歷史。除猶太國亡無兵事外。凡最劇之戰爭。殺戮。大抵與耶回兩教有關繫者也。（中國自周漢以來。卽有獫狁匈奴之禍。隋唐之突厥。宋之契丹。皆回也。迄元明清。回禍不絕。清之洪楊。耶也。）所以然者。彼諸教皆倡言人格之上帝者。其上帝有歷史。有譜系。有地域之界限。有特別之信條。凡此數

者。皆爭執仇嫉之種子也。其理昭然。其事顯然。其害灼然。凡有識者。默察自知也。或者以爲泰西民族強悍很鷲。出於生性。非由於教義之弊害。而不知人之天性。本無不同。惟後天習染。則變易而有差別。（卽父母遺傳性。亦在後天熏習之類。）昔周之時。以禮讓爲教。而民風樸厚寬大。商鞅治秦。以功利爲教。而人民一變。爲爭競澆薄。至於父借耨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故在上者以教令倡率。則人民風俗隨之轉移。夫風俗何物耶。人民思想觀感之表見也。曾文正公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迨乎習焉既久。則成爲一地之特殊種性焉。况耶回等教。推之以兵力。迫之以刑威。合數萬萬人童而教之。累世而熏習之。其養成今日之思想。而成爲種性。奚足怪焉。請細察歐人之國家思想。民族觀念。證以舊約全書之所訓示。垂範。有若鏡中相貌。絲毫不爽。而後知當時造宗教者之目的。實爲國家主義侵略政策。激勵人民作戰之用。且自來利用之者。莫不奏效也。至其教書中。雖亦摭拾愛人捨己之說。特藉以塗飾耳目。爲欺人之具而已。彼教信徒。於東方優美教。

義無所聞知。於全歐民族受害根由。無所覺悟。自以所習認爲至善。更殷勤勸進。嘉貺及我青年學子。被其化者。已舉昔日爲中國古訓所養成孝友睦姻忠厚寬大之美德。剷除淨盡矣。杰誠不忍見此四萬萬人爲此等邪說所蠱惑。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教。而淪於蠻觸夷狄之行也。故不避譏嫌。一再直言其弊害。而復舉我國舊有教義。儒家誠正修齊之道。佛氏因果輪廻之旨。爲今世所蔑棄。不屑措意者。鄭重述之。強聒不捨。而來函。乃言對下愚之人。須談因果。不可破除迷信云云。殆於杰所撰各文。未一一詳讀也。來函之意。蓋以爲縱使耶教未盡妥善。若能人人迷信。亦爲有益。蓋未知耶教今日在歐美。並已失其迷信之作用。其來中國已數百年。推之以財力。擁之以兵威。炫之以工商。誘之以科學。終與我國俗民情格格不入。近日非基督反教會之聲。且囂然盈耳。其不能使人誠信。亦明矣。至於我國教義。則深入人心。未易打破。試觀窮鄉僻壤。雖似文教不及之地。而人民一聞忠孝節義之事。莫不敬禮讚美。或見悖禮非法之行。莫不怒形於色。山野之地。警察不設。法律不到之處。甚多。而民間自有數千年遺傳之禮教觀念。爲之節制。閻羅鬼神果報思想。爲之警戒。彼固不知孔子與佛法之高深義趣。卽此浮泛

之信仰。亦未嘗不與孔佛大意相合。深明其旨者。固爲大智。泛信其理者。亦非愚迷。不得以迷信目之。非若耶教之有信條而無理解。且其說多違反理智。故佛教之信。應獎進。耶教之迷。應破除。梁任公今日世界之大思想家也。嘗著佛學與羣治之關係。言佛學爲智信而非迷信。又言耶教之言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夫導羣迷使人於正智。非吾輩應有之職責乎。杰不敏。亦惟憑良心之主張。竭個人之能力。以遏止有弊害之迷信。而昌明有利益之正道而已。知我罪我。所不計也。且杰之爲此。尤有迫切於中而不容已者焉。今所謂新文化新思潮者。皆以打破一切禮法。道德宗教信仰爲口號。肆行無忌。其危險可怖之情形。殆有史以來所未有。若仍拘守耶教荒誕無稽之說。以冀範束一般青年之思想。爲勢所不能勉強行之。徒虛耗精神時間耳。丁此世界劇變。人民茫無所從之時。而我國適有寶藏。足以貢獻於羣衆。其道中正堅固。其義博大精深。其理圓通微妙。其旨忠厚和平。以言學理。則最新之科學哲學心理學。不能出其範圍。以言治道。則最近之社會經濟政治趨勢。不能違其理論。誠足以應付潮流。醫療時病者。杰不敏。嘗有志於此。屢於拙作中。發揮古義。印證今事。欲以證明昔賢思想之精深。見解

之超越。非近人專恃浮情客氣所得之粗淺知識所可倫比。冀稍熄其狂焰。而引起其覺悟。然苟非言之有物。徵之可信。摧之不能動。攻之不能破者。安能與今日之學問家筆舌相見。而使之了解信從哉。此所以又不能不辨明各教之短長。而示以折衷之道也。聞舍親尹君言。執事謂杰痛斥耶教。置家慈於何地。而不知家慈所信實非耶教所訓也。杰所指斥各點。家慈深表同情。但以教會感情關繫。未遽肯明白表示耳。耶教言耶穌卽爲上帝。又卽上帝之獨生子。家慈則信耶穌亦聖人之一。無異於釋迦孔子也。耶教謂新舊約爲聖經爲神所書。至善無疵。一字不可改易。家慈則謂新舊約多爲文化未開時代無學問無智識之人所作。故多越情悖理之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不可爲訓。耶教言惟賴耶穌之名與血始得救贖。不信賴耶穌者。雖善義亦爲有罪不赦。家慈則以爲應以善義爲準。而不贊成此說。耶教徒斥因果輪迴爲妄。而家慈則深信因果。亦泛信輪迴之說。耶教徒斥星命數理爲僞。家慈則篤信其真確。約而言之。家慈所信者。天道也。非耶教之耶和華上帝也。所崇者善義也。非耶穌之血也。其與杰異者。家慈猶信有造物主宰而已。其大體則從同也。抑杰又有應聲明者。耶教非絕對爲無利之物。凡誠信

忠厚之人。常聽畏天愛人之言而敬謹奉行。亦能造就良善之個人與家庭焉。有多數如是之家庭。亦能成一良社會焉。然天下誠信忠厚之人常少。巧佞貪狠之人常多。而蚩蚩羣衆。大抵供巧黠貪狠之人所利用。故耶教之利益。止能暫見之於小家庭小社會。若就大人羣長時期觀察之。則惟見其弊害而已。夫天下事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今儒與佛之教義固確有利而無弊者也。耶教教義確有流弊。行之而實有害徵者也。豈能因其有小善小利而姑息之哉。辱荷摯愛。輒貢拙見。尙祈時錫教言。啟其茅塞。杰雖愚陋。然對於學問之事。決不敢淺嘗輒止。如蒙有所見教。必平心研察。以愜心當理爲止也。此頌台安。 聶其杰啟

再者以上所言。爲耶教之弊害。至耶穌之爲子虛。新約全部之爲偽造。則幸德氏所著基督抹殺論博徵古籍。引證甚詳。耶穌之事蹟言論皆抄寫古人成事。古哲陳言。一經揭穿。無從隱遁。教會亦著一書自辯。而其要害數點。不能辯護也。茲各呈一冊。請并讀之爲荷。（基督抹殺論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價四角）

節錄覆曾約農表姪書

來函言氣所以動。志所以擇。志而失正。將何以正之。將自正之耶。則一念一動。皆有待於志。而吾志已失其正矣。此宗教所以濟道德之窮也。云云。不知耶教根本錯誤。卽在此點。夫上帝苟有能力。能使人趨善向義。則天下不致有邪惡之人矣。今天下惡人多矣。上帝何不正其志。使之盡爲善乎。若謂必信賴上帝而後上帝始能正之也。則此信上帝求宗教之心。卽信賴真理正義以自正之心也。此一念之動。卽自正之志也。佛家稱爲因地。蓋凡起心動念。皆造因也。苟不能自造此因。外力何能爲哉。旣造此因。則熏習之成熟之。皆由因而起之緣。仍屬自家本分。上帝何與我事哉。明此理者。則自知努力。終其生不敢稍自懈怠也。若有缺失。則自知過咎。不敢怨天尤人也。不明此理者。則以爲此屬上帝之權能。非己之所能爲力也。遂有自暴自棄者矣。孔與佛皆發明此旨者也。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又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皆與佛氏唯心造因之旨同出一轍。佛氏更申言之曰。若自不發心。雖佛菩薩不能度也。明此義以教人。則人知主動在我。責無旁

貸。無可倚賴。無可諉卸。雖欲不奮勉而不可得矣。今爲已不能自正而待於上帝。以正之之說者。無論其理不可通。事不可證。抑亦息人自修之志。而啟人自輕之心也。總之。由於宗教家不明心性之學。所以本末倒置。鑄此大錯。以自誤誤人也。又來函言。一念一動。有待於志。亦誤也。念非待於志。而志有待於念者也。蓋念者。乃善惡最初之動念。志者作善作惡之決心。卽執事所謂擇也。故佛法教人從起念處照管。言志已落第二層矣。其修持法門曰寂。曰照。又曰止。曰觀。皆從動念處照顧者也。其在儒家。曰知止有定。格致誠正。曰求放心。其義同也。然儒家學問。重世間法。應世者不能無念。故尤必於氣之動者做工夫。故先立至善爲目標。使志有所擇。而氣之動者亦隨之。以止於善也。然志果何擇哉。則必有覺照之功。格物致知是也。格物者。辨析事理之謂。致知者。自明誠僞之謂。又必先之以知止有定。靜安慮得。卽求其放心也。此等工夫。固屬難能。此執事所以言不能自正者也。然歷觀古來哲人志士。刻苦自勵。改過遷善。變化氣質。以希聖希賢者。亦豈在少數哉。執事以志之擇爲難。而不知最難之點。在覺知而非在氣志。此佛家所以重修慧求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其義一也。總之。須從本源地致力。佛謂之因地。

儒謂之知本。彼向外馳求者。其愚誠可愍矣。

答朱敬一書

頃奉來示。以鄙人所評尊箴。有宗教家重感情不講理智。執我見不究是非二語。不能承認云云。拙作已蒙王治心君在直道中批評。按諸不直則道不見之義。杰應續有答覆。然自顧精神有限。故非覺其有答辯之必要者。輒復置之。今奉來函。意甚諄切。既蒙教誨。安可無一言以酬盛意。或蒙執事虛懷垂察。或引起其他宗教家之潛心省慮。因而毅然撤去感情以求理智。力除我見而究是非。豈非斯道之幸乎。來函言鄙人所指各條。已由執事及王治心君解釋。鄙人愚魯。實未見其解釋之有當。執事之解釋。僅及孝父母勝於愛我者。不配作我的門徒一語。謂耶穌卽真理。重父母而輕真理者。爲耶穌所不許也。此等言爲宗教家照例辯護之詞。似是而非。可以欺庸愚。而不可以罔明理之君子。自古聖哲立言以教世人。皆爲補偏救弊而發。佛家所謂因病投藥。苟無偏弊。無待教言。苟無病苦。何待投藥。儒家特重孝道。蓋因常人之情。愛妻戀子之意。重而報本反始之

念輕。愛妻子爲人欲之私。充私欲之心。爲一切惡之所由出。所謂穿窬殺人之心。皆是也。私欲盛則同情心薄。故對於他人之艱苦。見之無所動於中。而其一心所拳拳不能忘者。惟一己之安富尊榮。一家妻子之豐衣足食是務。天下之禍亂。無一不由此私欲之心充發而成也。古之哲人知其然也。遂立教以救其弊。其教爲何。卽養成世人之同情心是已。何謂同情心。仁與恕是已。充仁與恕之心。則見人之艱苦危禍。不容忽然漠視。則必爲之憂慮謀畫。又出己之才智物力以救濟之。人而有此心。則厚之至也。假令世間而多有此類厚情之人。天下詎復有爭競殺戮之事乎。然欲養成此仁恕厚德。非可以空言立教也。今使教人曰。汝當重眞理。講道德。以仁慈爲心。依正義行事。試問能有效乎。又教人曰。汝當勿爭人財。更當捨己之財與力以救他人之苦。試問能實行乎。決不能也。何也。無其道以訓練育成之。則空言無補也。故聖哲施教。從不泛言道德。而必有其方法。孝弟之教。卽古聖人養成同情心之法也。夫待人已長成。與世界社會交接。而後教以仁恕之說。則其事已逆而不順。若夫孩提之童。天真未鑿。卽教以對父母敬順體貼。對兄弟親屬溫恭儉讓。夫父母兄弟日日相處。童而習之。朝夕無間。故於十數年間。潛移

默化。釀成克己。捨己。敬人。憫人之觀念。及其長大。則雖私欲漸盛。人我分明。而自幼已有此慈善觀念。植其根基。不能遽然泯滅。其善根較深者。則能自以其良心之明智。辨別義理。而益充發其仁義禮智之心焉。故孝弟之教。聖人之所以導人入於仁義禮智之方便法門也。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本者依託之具也。凡空言道德於人於世。無所裨益。故必有方便法門。因事顯理。使人潛受化育。而不自知。此眞明道立教之聖賢所爲也。今執事爲耶教辯護。曰。耶穌言愛父。不得比於愛耶穌者。謂耶穌卽上帝。卽眞理。愛父母而過於眞理。故不可也。此與耶穌教人捨置死父。勿葬以急從彼傳道一節。互相發明。總之謂傳道與求眞理爲世間最重之事。非其他事所可比擬而已。今請問彼所謂道者。何所指耶。離人。生。日。常。萬。事。更。有。何。道。耶。儒。者。之。教。人。以。入。孝。出。悌。灑。掃。應。對。爲。事。蓋。極。淺。近。簡。易。而。確。有。方。法。可。循。也。夫。道。無。體。無。名。對。於。私。欲。妄。心。之。稱。也。依。私。欲。則。生。衆。惡。聖。人。教。人。以。存。理。去。欲。之。方。便。法。門。訓。育。之。於。孩。提。之。初。私。欲。輕。則。惡。少。作。妄。心。除。則。善。圓。滿。而。世。界。人。民。得。安。儒。說。如。是。佛。訓。亦。如。是。此。外。更。

有。何。道。耶。夫。善。教。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決。不。離。日。常。生。活。以。空。言。道。德。故。孔。子。教。人。不。輕。言。性。道。雖。高。才。如。子。貢。猶。謂。其。不。可。得。而。聞。其。故。可。知。矣。今。耶。教。之。書。動。言。道。言。真。理。道。爲。何。物。一。無。所。知。訓。育。之。方。一。無。所。言。凡。教。義。真。僞。邪。正。卽。在。此。等。處。辨。別。今。日。各。地。乩。壇。林。立。僞。託。仙。佛。神。鬼。以。詐。欺。取。財。而。其。批。語。什。九。言。性。命。天。道。與。耶。教。之。動。稱。道。與。真。理。者。同。一。旨。趣。耳。淺。識。之。徒。輒。爲。所。惑。此。由。不。知。道。何。物。之。故。然。不。值。明。眼。人。一。晒。也。以。上。論。耶。教。泛。言。真。理。與。道。之。妄。陋。無。當。者。也。更。進。一。步。言。卽。令。真。理。爲。一。具。體。之。物。或。名。之。曰。至。善。名。之。曰。道。德。卽。請。再。研。究。此。語。有。何。意。義。夫。教。者。補。偏。救。弊。而。已。今。言。愛。父。母。不。得。過。於。愛。真。理。驟。視。之。似。合。理。然。試。請。問。古。今。來。因。孝。父。母。而。輕。道。義。之。事。有。幾。乎。縱。令。有。之。必。非。因。真。有。愛。於。父。母。之。心。以。輕。道。義。也。必。仍。出。於。爲。己。身。之。私。利。也。而。況。實。際。上。凡。眞。孝。父。母。之。人。善。義。皆。實。有。可。稱。決。無。悖。道。蔑。禮。者。也。旣。無。此。等。弊。害。之。事。實。可。指。而。發。此。言。豈。非。無。病。而。呻。而。同。時。還。觀。此。言。之。弊。害。則。確。有。可。言。者。姑。假。定。耶。穌。卽。爲。眞。理。然。耶。穌。旣。爲。聖。智。志。在。導。世。人。明。於。義。理。則。如。儒。家。之。說。以。孝。弟。親。仁。培。養。其。忠。厚。之。同。情。固。可。萬。世。無。弊。也。依。儒。家。言。則。孝。弟。爲。仁。之。本。本。立。而。道。

生且認離孝弟更別無培養此仁恕厚德之善法。今請執事自問良心。有二兒童於此。一則自幼令習孝弟親仁之事。一則自幼教以重耶穌重真理當過於重父母之言及其長大。何者將較富於同情心。較能克除私欲而尊重義理。吾請質言以正告。執事即循儒者之教。口不必提道與真理之一字。而受其化育者。必較能誠心尊重義理。何也。以其能培成忠厚之同情心。則必能爲人設想。加以憫恤。而較能克除私欲也。循耶之教。則雖日日與之言重真理。不過成一偽善欺人之小人而已。蓋泛言真理而無所依託。故空疏而無補也。以事實證之。執事大箸所載打爺罵娘侮翁凌姑之八事。皆受此當愛耶穌重真理過於愛父母之訓。育而來者。而歐人之薄情殘狠事實。又彰彰如彼。則此等教義之弊害。不確有據耶。聖哲教人重在救弊。今耶教則處處引起弊害者。執事如不願自承爲重感情不重義理。執我見不究是非一流。則請虛心考慮。明白抉擇。棄邪就正。庶雪此耻耳。至於聽死人自葬。死人汝只管隨我傳道一語。原書之意。本甚顯明。無可狡遁。王君治心爲之辯護。曰耶穌以道爲重。見彼人欲鋪張喪禮。故令彼隨之傳道。所謂彼欲鋪張繁費者。不知從何處見得。而憑空造出此語。茲姑勿深究。而假

定其人。當時實有鋪張儀文之意。如王君所云云者。則在循循善教之聖哲。必就事指點。示以禮之有節。使人知可能改。而他人見者。悉得其訓言之益。而有所師法焉。例如孔子教林放之言。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雖平實數言。而既以矯林放之失。又足以昭示後人。垂法萬世。孔子固不自言傳道。而寥寥十數字。道在其中。蓋禮貴乎有節。道貴乎存真。喪禮之奢而不戚。世俗之通病也。教一林放。而能示天下後世。以道與禮之真意。則傳道之機會。孰有善於此者。今彼不就事指誨。以正其誤。而曰聽死者自葬死者。汝則從我傳道。將以傳何道耶。假令孔子亦如耶穌之所爲。無論天下後世不能受其教誨之益。吾知林放亦終身不得知道之所在矣。總之耶書爲妄人所作。既無一精理名言。可以詔人。不得以籠統空洞迷離恇恍之言。欺人惑世。以自掩其陋劣耳。所可憫者。使後之有志學道者。爲此等僞妄之教所誤。或終身被其愚蠱。而不得覺悟。甚可惜也。至耶穌呼其母爲婦人。謂我與汝有何相干一語。王君爲之辯護。曰婦人蓋當時猶太對女人之尊稱也。謹按古文原文。毫無尊稱之意。王君之說。則猶是強指人爲鋪張喪禮之故技。本無辯答之必要也。茲姑假定猶太當時實以婦人二字爲女子。

之尊稱。而試以情理論之。按禮記有曰。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此中外古今人情之所同也。今世俗以太太夫人爲女子之尊稱。請質之王君。吾輩若對母親不呼爲母而呼太太夫人。爲近情乎。爲合禮乎。然則謂婦人爲尊稱。以爲教書辯護者。非強詞奪理乎。而況凡繹求文意。不應僅觀字面。而當兼觀語氣。今耶穌於呼婦人下。卽接以我與汝有何相干一句。此等詞氣。爲尊敬否乎。繹教書之意。蓋欲示人以天父爲重。故當以天父大家族爲主義。而不當限於小家庭也。證以另章述耶穌所言。『誰爲我母及我兄弟。凡遵行上帝旨意者。卽我母我兄弟也。』此明明言依上帝而言。則盡人皆母昆。離上帝而言。則母昆皆常人也。而其呼母爲婦人。及我與汝有何相干。正以印證此言耳。總之耶教之書。爲鄙夫妄人所造。作假天道上帝以愚民者。荒渺之談。新奇之論。似是而非。爲淺識者所驚。而衡以中正之情。平實之理。則無有是處。一經駁詰。身無完膚。而奉其說者。乃自造爲近情近理之說。曲爲袒護。十人百人。各異其說。而皆與原書之旨無當。且辯護愈多。破綻愈顯。卽如基督抹殺論一書。但讀本書。猶不知其援引考據者。是否一一可信。自教會有關基督抹殺論評基督抹殺論兩書出。而後知幸德氏之原書。字字

皆有來歷。非出於感情之武斷。據評基督抹殺論。則幸德氏之書。實根據一九一一年德國教會辯論大會之結論。以全國精研新約之有名牧師組爲辯論大會。分爲兩造。一爭耶穌爲有一辯耶穌爲無。結果辯無者得直。其會記錄。卽爲幸德氏之藍本。得此證明。其書之價值。何啻頓增百倍。蓋其取材出於全國深研新約之名牧師。又經過大會辯駁。所不能推倒者。而此有力之證明。則從教會辯護之書中無心流露。其他辯詞。又無一能證當時實有耶穌其人。與其事者。故愈辯而原書之地位愈加鞏固。嗚呼。自有耶教以來。歐洲藉上帝之名。以行殺戮侵奪之事實。皆因教書之弊。養成仇嫉涼薄之風。耶教之禍世殃民亦大矣。罪惡貫盈。澌滅之日已至。故教會雖財力雄厚。能使多人爲之曲辯。而反以自暴其短。以促其澌滅也。至於鄙人雖愚陋無似。然以淑世牖民爲心。昔年頗信歐美富強由於宗教之力。故潛心研索其教義者數年。繼見其荒誕悖謬出於意料之外。不能自昧良心。扶同欺飾。遂直揭其弊害。以告世之爲所惑者。區區悃忱。可鑒天日。非有一毫意氣之私於其間也。數年來。汲汲於此。不能自己者。誠以天下執我見尙感情者多。不循理智。不究是非。不平情考慮對方之理由事實。而惟一己之所見所利。

是從。無論小人將之。以僞君子出之。以誠其爲亂階禍源。則一杰安能已於言哉。質直陳言。伏維諒察。

記與曾寶孫表姪談話

丁卯七月

寶孫表姪女及約農威謀兩表姪。犧牲其資產。並捨棄家庭幸福。竭其身心之力。以辦學校。其志趣之高尙。品性之純潔。爲社會所罕見。然沾沾於西教。且以之教其學生。予深惜之。蓋信仰一教。以爲善。在個人目前。未必有害。然主教育之人。當以人類世界利益爲前提。凡倡一教義。須預防流弊。耶教之不足以羈縻人心。且反引起仇嫉爭戰。歐洲成事。彰彰不可掩。而其虛僞誕謬之情狀。今已爲世人共見。不復能自存。更何能賴以範束今後之青年。蓋科學之說昌。而世人之耳目心思一變。凡一物事當前。動以唯物之眼。光論斷之。其上焉者。亦必以理性爲之推究。苟不能堪。強烈之辯難精深之剖析者。雖一時強以感情的方法。導之信。及一經良心理智之推究。又加以事實證驗之考按。則前之感情信仰。悉歸泯滅。此時且有破壞一切信仰之心。以爲世之言宗教者。必皆此類。不復肯虛心研究一切。

高尚之教義。馴致鹵莽決裂。一無檢束。此蓋今日全世界所同之現象。以釀成此千古未有之局面。而其大原因。則緣頓失信仰之中心故也。蓋耶教之書。荒誕悖謬。罅漏百出。大抵羅馬文物盛時。舊教（即猶太教）之勢甚張。其恣肆既爲人所厭惡。而其威福亦爲人所羨妬。遂有人造撰新教。雜採他教言說。欲取而代之。（新教採自印度之克里希拉神話。但易其產地。謂出於猶太。名之曰救世主。基督之名字。與克里希拉同音。生時其國王因怵於先知之言。而戮全城兩歲內之嬰孩。又同。及其長大。傳道醫病逐鬼。死而復活。又同。至登山寶訓。主禱文。約翰福音中之教義。較高者。皆抄自前人之作。各有原本可按。而猶太羅馬一切藝文史傳。無一字涉及耶穌及其門人。與其教義事跡者。三百年後。始有人追溯昔時。謂爲有其人。其地。其事。其書。而猶太民族自古迄今。未嘗聞有其人。其事。其作。僞亦可謂膽大極矣。）其說頗投一時厭惡舊教者之心理。欣從之者甚衆。至第三世紀時。新教會漸露頭角。遂有新約之書出現於世。第七世紀時。教會掌握政權。以羅馬帝國之威力。推行其教於各國。定爲國教。始以教主生年追溯爲國歷紀元。其時不奉耶教正朔之國。如土耳其及諸回族等。教會則以耶穌之名義。挾羅馬

之威權。與列國之兵以討之。名曰十字軍。前後亘數世紀。殘民無數。十六世紀時。馬丁路德。又痛教會之專暴。提倡宗教解放。欲稍脫主教神父之專制而已。名之曰更正教會。即今所謂新教。然其信條未改也。其奉新舊約如故也。其儀文亦從同也。而教會已嫉之深。對此等新教徒。嚴刑酷虐。慘無人理。蓋基督教之推行。純賴兵威政權。經千數百年之久。以養成此深厚強大之勢力。而同時歐洲各國。除猶太教回教外。別無較佳而可採之宗教。故歐洲人民。不得不囿於此唯一教會之中。且政府以是爲倡。父母以是爲督。童而習焉。人人皆爲教徒。然非有心悅誠服於其教而信從之也。夫以如此深固之基礎。宏大之組織。若基督教者。一旦與科學相見。其勢力頓渙然冰解。何其速也。則以其教義無理性爲之根本故也。而其影響之所及。且使一般青年。欲盡破棄世界一切教義。並理智圓滿之中國教義。亦因此潮流而動搖。蓋純受西方人民對於惡劣宗教所起反動之影響也。夫值此異說披猖。人心浮動之時。羣衆惑於似是而非之學說。自謂以理智破除感情迷信。而不自知其已爲又一種感情迷信所障蔽。欲救其迷罔盲從。仍不外以理性圓滿事實有據之教義啟牖之。今日青年所傾向者。大抵人民生活問題所

謂社會經濟是也。然孔孟之學說實爲中外古今計慮此問題最精當完善之學說。自古行之者確有經驗。非若今人之學說徒屬理想不能實現於情僞複雜之人類者。故欲救今日世界理論學家之迷盲。惟有發揮我國古訓以指摘其失誤。然欲求其傾聽。須先使其知世界固實有甚高且精之學說教義。以明辨究竟爲歸。非如西方各宗教之以感情信仰爲事者。予不自量力竊欲以啟導青年矯正偏弊爲職志。不憚一再大聲疾呼。使人知世界治安。人民生活固有其道。然在此羣衆感情熾盛理智錮蔽之時。卽多有明智之教育家。盡力發揮而倡導之。猶懼不足以引起羣衆之重視而稍加以研究。奈何更枉費其日力於有損無益之耶教乎。諸表姪皆可造之才。若能善述文正先訓以推行孔道。則將來造福於吾國與世界者甚未可量。今乃特重西教者。亦猶是崇拜西方物質文化之故。蓋諸君皆留學歐美。湛於新學。故常見得西方學說教義之美。蓋未嘗徹底一研其究竟。又未得聞儒家立教及政治之精義。遂藉口於咕嚕詞章之學。功名利祿之士以輕抑儒術。此等見解而不矯正。不獨爲諸君博學美才之累。抑其影響及於受教之青年者。將非諸君之初料所及也。夫西方學說亦多有可取之點。惜似是而非。

不能澈底究竟。苟不衡以良心之明智。驗以歷史之事證。則流弊所及。爲害無窮。中國古訓者。數千年來聖哲之智識經驗所積而成者也。世之淺識者。流動以己管窺之見。妄議古人。輒謂古人不如吾輩之明達深造。以此害人禍世者。歷史上不少其人。今之科學哲學者。流大抵此輩也。夫在西方學者。無精善之古代政治學說爲之折衷。其是今非古。亦固其所。而儒者之教。以時爲義。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者不泥於古。不害於今。以良心之明德爲準衡。以古今之實驗爲師資。吾國有此導師。吾國之福。亦世界人類之幸也。有此善訓而不知取法。而唯彼泥古執今之學說教義是依。此予之所爲不能已於言也。以諸表姪之才德。足以造福國民於其行。因相與辯難。以啟其慎思深慮云爾。

雲台問近日字林西報有訾議鄙人所作某書序。謂其所指摘多屬舊約中語。其意殆謂舊約非耶教也。又常見思想稍新之耶教徒。見人提及舊約。卽囁嚅其詞。若不勝其慙沮者。然教會實尊舊約爲聖經。且各教會牧師。持以講解。未知尊意對此作何解說。又貴校中亦講解讀誦此經乎。

寶蓀答敝校不甚講讀舊約。問偶一爲之乎。答從來不講不讀。問既尊之。

曰聖名之曰經。乃不講讀乎。答舊約止可作歷史觀。（杰按謂止可作歷史讀。卽不能用以施教用以取法之意。而書中多述上帝神訓。豈神訓而有可不奉爲金科玉律者乎。）

問歷史者據實叙事以示後人之書也。據尊意此歷史所叙爲實事乎。抑誕語爲多也。答就中亦多不可信者。

問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答例如古代遊牧遷徙之事跡。可信者也。其他神蹟不盡可信。

問神蹟亦有可信者乎。創世紀可信否乎。始祖犯罪說可信否乎。答我以為人皆有罪。罪屬肉體遺傳。似有理。

問理想歸理想。事實歸事實。今所問者。始祖犯罪如創世紀所述者。是否爲事實而可信耳。亞當違命食辨善惡之果。上帝爲不欲人之能辨善惡乎。不能辨善惡。則何貴乎。有善惡不有善惡何貴乎。爲人且宗教家對人詰問上帝何以不能盡造善人或使人皆爲善之故。則必答曰。上帝賦人以志意力。使人自抉擇以爲善去惡。故善乃可貴。其言甚辯。然對於禁食善惡之果。又何說之解耶。不辨善惡安

能。自。抉。擇。以。爲。善。去。惡。耶。請。言。其。故。無。答。

雲台問肉體遺傳則罪性隨之。今亞當經上帝萬能之神力所造。非由肉體遺傳而來。何以始出世卽犯罪乎。無答。

杰按始祖犯罪說爲耶穌降生代人贖罪之依據。卽爲其立教之根本。今此說根本失據。則所以勸人非信其教不可者何在。又一人有罪而罰及世世子孫。一人流血而世人之罪皆賴以洗滌。理論固不可通。事實毫無可證。蓋篤信耶教之民族。罪性不少。滅不信耶穌之民族。罪性不增多也。然耶教則竟以此爲立教之根本矣。根本如是。枝葉亦無足深責耳。

問。基。督。名。字。之。字。音。及。其。由。幼。而。長。而。老。死。之。神。蹟。一。一。與。印。度。之。克。里。希。拉。神。話。相。同。何。故。

答。此。不。敢。臆。斷。但。當。時。宗。教。思。想。多。少。由。印。度。輸。入。則。可。想。見。耳。

問。思。想。由。於。輸。入。乃。至。名。字。事。蹟。亦。可。輸。入。借。用。乎。既。知。其。爲。輸。入。而。猶。信。當。時。猶。太。實。有。耶。穌。其。人。其。事。乎。無。答。

問。何。以。羅。馬。史。中。無。基。督。其。人。其。事。並。一。時。文。人。學。士。之。記。載。皆。不。能。得。耶。穌。與。

門徒之踪影。

答羅馬史中亦略有之。

雲台言吾所指者。昔日羅馬人之史。非後日教會追撰之史也。譬如論孔子時。引左傳馬史班書及周秦諸子爲之印證。若當時各書毫無踪影。而據唐宋以後人之記載。謂當時實有其事。其真僞不難立判也。又古書有其人名。不能用以證明他書之卽皆真實。例如列子所載皆春秋時人事。而稍有考據之眼光者。卽能證其爲漢人所僞託。又如唐元奘法師西遊事實也。不能用以證明孫行者猪八戒之亦有其人其事。宋江之名見於正史。而不能引以爲一百八條好漢確有其事之證。何況耶穌之名。並史傳雜家而一無踪跡乎。

問何以猶太人自古迄今不認猶太曾有耶穌其人。

答猶太人中。今亦有認爲曾有其人者。

雲台言吾輩論事須以大體爲從。例如千八百餘年間之猶太人不認其爲有。今雖忽有認之者。有何價值。且猶太民族以數百萬計。以一二人之膚泛承認。而無史傳事證爲之考驗。得謂其有考慮之價值乎。無答。

問新約耶穌未生以前。世人賴善義得救。耶穌降生以後。須賴耶穌之血始得滌罪。若惟仗自己之善義。終不得救贖。此爲合理否乎。

答聖經此節殊不合理。此乃保羅之主張。保羅之見解多狹隘。與耶穌相悖。不可爲訓。

問依理性常識。固應如此說。然千數百年來之基督教。賴保羅此語以成立。以推行。今日全世界各地教會信條。均以保羅此語爲命脉也。且苟不如是。則人皆可以遵信他教。自爲善義。自得善果。何必仰賴耶教乎。各種信仰一神之宗教家。皆有類此之一條。以遂其壟斷之計。不足爲異也。今言其狹隘不足爲訓。何以處今日之教會乎。世界各地教會。咸以此狹隘信條宣教者。然則尊意中合理之教會。尙未產生乎。

答然。然今有兄弟會者。不拘拘於信條及儀式。近乎合理之基督教。問此教會中國有之乎。答無之。問外國幾人中有一人屬此教會。答殆不過千人中一人耳。

杰按狹隘之信條。宗教信仰之所由成立。教者以是爲教。信者以是爲信。千數百

年於此矣。今日此保羅狹隘之見。與耶穌不合。然保羅者。耶教之開山祖師。而聖經中極重要之一書也。今謂爲悖於耶穌教義。然則千數百年間行此悖於耶穌教義之耶教。爲有利於世人乎。抑有害於世人乎。假令爲有利。則雖悖謬。何必指摘。若爲有害。則諸君所信仰所倡導者。是否此有害之教會乎。抑尙在未實現之理想教會乎。爲此言者。其未之思乎。抑亦見耶教徒之失其所守矣。

問基督教之優點。有勝於儒教者否。

答耶穌不重言教。而尙躬行。故其言訓之傳世者少。然有積極之精神。且能捨其生命。似爲優於儒教。而中國讀書博學之士。多謀私利。不顧公益。是成效不如耶教之處。

雲台言儒者之道。以對大人羣。服務爲惟一職責。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列國。其言曰。不仕無義。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中外古今。之以積極事人爲教者。有勝於孔子者乎。按耶穌之書。其教人從己傳道。乃至令其置死父勿葬。夫既不重言教。則教人躬行者何事。父死可置勿顧。則所傳何道。所服何務乎。無已。則進觀其積極所

作之事。如醫病也。驅鬼也。此皆孔子之所不爲者也。然試思身病與心病孰急。外鬼與內魔孰重。左傳曰。妖由人興。人無靈焉。妖不自作。造耶教者不知此義。以愈病逐鬼。舖張耶穌之神。欲以是崇高其教主。有識之君子。則見其徒逐末而不知本務也。儒者之道。專務治本。巫醫非治道之事。然君子在位。政通人和。民無怨苦。而陰陽調節。寒暑得時。則疾癘不作。此去病之源也。以孝弟之道。培養人民。忠厚之德。則爭欺之事。少暴戾之氣。消而妖孽不興矣。爲治者必待妖孽煩興。從而一逐之。日亦不足矣。孔子之道。治身心社會之病。於未然。耶穌之教。治之於已病。孰得孰失。孰積極。孰消極。明眼人當自知之。至關於輕視生命者。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毋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之言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曰。生與義皆我所欲。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又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歷史上名儒大賢。以身死義者多矣。非皆受孔孟之教而篤行之者乎。至耶穌之死。若果有其人其事。亦由其誕妄僞稱上帝。以取罪。非眞爲正義不得已而死也。今諸君以合理二字屬望於教會。試問若眞有神聖萬能之上帝。降爲肉身。而其行事。乃若彼之纖細瑣碎。其言訓。乃若彼之俚陋支離者。

乎。考其言行。蓋所謂索隱行怪之流。豈聖神之所爲乎。至謂中國博學之士多自顧私利云云。此由教育不得其道之故。自秦以後。功利法家之說昌。而儒術日即湮沒。間有明君賢相。推崇孔子。闡揚儒道。則人才蔚興。國家治理。至其成效之有不同者。則以提倡者之意趣方法不同耳。前清以制藝取士。雖以四書五經爲課。實則考其文不考其行。學者名之曰敲門磚。門啟則磚棄。置無用上。以是倡下。以是應。其不能作育真儒。誠無足怪。然間有一二人。提倡風氣。講究樸學。則經濟之才。氣節之士。隨之而出。以成一時偉大之業。如明之陽明清之文正。皆其明效也。今基督教會在中國者。教堂以萬計。日日以傳道爲善教人。其成效有可指稱者乎。而泰西古今傳記。述教會之驕侈暴橫營私罔利者。亦指不勝屈。其在中國。教師教徒劣跡亦昭昭在人耳目。又何說之解焉。

寶蓀言耶穌有與孔子顯異之點。卽孔子攘夷尊王。爲主張階級制。耶穌則爲無階級者也。

雲台言此爲一極關重要之點。甚有討論之價值者也。曰無階級者。謂與今日社會主義之新潮流有合乎答曰然。雲台言凡論一事。須根據事實。辨析詳明。不當

以膚泛之感想爲從。近日共產黨在湘鄂等處毀孔子廟。禁讀儒書。定孔子罪狀。曰擁護君權。主張封建。皆由無識青年道聽塗說。不深研孔孟教義之故。馴致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盲從理想之學說。蔑棄有實驗之善訓。以貽害於羣衆。而不知孔子爲最初發明革命之義。打破階級之見之聖人。孔子作易。革卦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以前世未有革命之名詞。孔子正其名。明其義。孟子述其師說。更詳言以申明之。而後天下萬世始知民貴君輕。殘賊當誅。而法律所制定之階級。皆可隨時變置。易位一以民衆之利害苦樂爲斷。古今中外言打破階級。未有善於孔孟者也。耶教產生於下等社會。其無階級。曾何足奇。且其書並未能根據論理。以析言階級應打破之故。而實際上其上帝且教人獨崇猶太民族爲天國選民。而歧視一切外教與異邦人。不得與齊等。尙得謂爲知平等之義者乎。至共產制之蘇俄。號爲廢除階級。而階級專政之實禍。烈於他國。可謂不知本者矣。孔子孟子則本屬高等智識階級者也。而立言行事。常著眼於防免階級專制之禍。而務打破此社會相沿不良之習見。予對於此事。久欲有言。今當詳論列之。語至此。輪船將開。遂話別。其論孔孟破除階級一節。別爲文以宣之。文附後。

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禍說

眞理所存。是非所在。必依理智爲斷。事實爲驗。非可以口辯爭一日之長者也。古今論治道者。羣宗孔孟。遵而行者。效可立覩。今之學者。浮慕共產學說。羨其表面之無階級。不深求其實際。以爲是羣治之最善法。爲古人所未夢見者。古人智慮誠不若今人也。又以無階級之善。追求有階級之惡。曰是孔子之罪也。孔子爲主張封建。擁護君權者。是極端階級制也。吠影吠聲。市人成虎。湖南北各地。廢孔子廟者。不論矣。乃至發爲種種狂行。謬舉醜詆。惡證無所不至。其極。古人有言。仲尼日月也。毀之庸何傷。抑予所爲不能已於言者。則以自新學之說興。而世人以爲孔孟之說。不適用於今日。其主要之點。則以孔子爲重君權者。故歷代帝王之推崇孔子。以其爲擁護君權而尊之。其尊之爲私也。迨近日共產黨打破階級之舉。實現。遂因此膚泛之見解。而確定孔子之罪案矣。又因孔子階級制之罪惡。進而推翻一切舊道德舊風俗禮教。而唯俄國新政新法新風俗之是學。純任感情。不講理智。以膚淺之理想爲主。而其弊害所不暇深計焉。夫主義學說當以羣治爲

歸宿。羣治者何。羣衆之治安也。古今來唱主義造學說者。歷代有其人。其傳於世者。諸子百家。不可勝數。已其著書而不傳。立說而不得一試者。亦以千萬計也。徵之近日歐美學者。新倡學說主義者之多。則知古今中外無時不有欲以政治經濟之新思想效用於世者。彼皆有見於古人之短。而欲試一己之長者也。至於學說主義之是非優劣。必以事實證驗爲斷。古今來倡新政治學說者。極多而行之有效者。絕少。其有效者。必其於古人之經驗有同者也。其不效而反有害者。必其於古人所得經驗有違者也。夫古人之所以可貴者。非以其智之遠過今人也。正以其不恃一己之私智。而唯經驗之是從也。彼予智自雄之理想學者。倡爲學說。輒得相反之效果者。蓋由其見一而漏十。顧此而失彼。故似是而實非。似利而實害也。請試論之。今人以化除階級爲羣治之善法。而以孔子爲反乎此治法者。然乎否耶。是有待於明辨也。夫階級之能否革除。是一事。共產主義是否爲無階級。是一事。孔子是否爲有階級制者。又是一事。請一一加以論列。欲知階級制之利害。先須辨明何爲階級。階級之最著者。莫過於君臣。此近人之深惡者也。溯君主之制之由來。其初一羣之中。有賢智過人者。衆人之事。賴之以理。則羣奉以爲師。

率相與聽命而受治焉。則名之曰君。曰王。曰帝而已耳。厥後世之狡桀者。欲竊名器以逞私欲。而爲君者。始不必皆賢。既又壟斷富貴。得而患失。凡可以鞏固權位者。不惜嚴刑峻法。以威其衆。此階級專制之流毒所由來也。然階級專制之咎。不在帝王之名位。而在宰制之實權。桀紂曰。王。始皇曰。帝。其行暴則同。今不稱帝王。公侯而曰。總統。或曰。督軍。省長。縣長。乃至曰。委員。長。曰。主席。團百變其名。而其能行暴於民。則同。蓋階級者。非古聖人意也。勢也。人之智愚。強弱。萬有不齊。以愚者就治於智。以弱者就治於強。自然之勢也。故雖百變其法。百更其名。而此自然之勢不變。天下愚且弱之人多。而智強者少。則權有所歸。雖不有其名。而階級立矣。夫階級者。不必在祿位待遇之等差也。一人出令。十人不敢不從。權所在故也。一盜當險。火器在手。數十百人不敢不聽命。而納贖。其情狀了無有異也。彼發令者。而爲不當。有害於衆。則久之必經他人挾羣衆之力。以傾覆之。而代行其權。如湯武之所爲。古所謂革命者也。然方其時之未至。則雖多數人怨怒悲慘。無如彼何也。彼負險之盜。雖終必爲法所誅。而方其機有可乘。吏無所覺。則受其威逼者。不敢不聽命也。夫有害之令。衆人迫於勢。則不得不從。而況爲治之道。必

有一定之法。使人執而行之於衆。行法之人。則權之所在矣。古今竊位弄權之人。常利用人類畏事怯死之心理弱點。以制伏羣衆。若夫賢智之人在位。其所號令。施爲爲衆人所悅服者。則更翕然從風。莫之抗也。故無論在上者爲賢。爲暴。在下者爲智。爲愚。階級之勢。常存。且常以多數之羣衆。屈服於一人之下。而今日以無階級制號於衆者。其善以權力屈服多數人之意志。又有甚於古昔階級之分。尤顯然可見。同是人也。有意志而不能宣。而必以他人之意志。是從。謂之爲處於平等地位。得乎。夫一人專政。每每逞其意氣私欲之偏。以爲害於民衆。故近世政治學者主張爲治以黨不以人。又懼一黨專政。逞其政見主義之偏。以爲害於羣衆。故必有兩黨或多黨之對峙。以相鉗制。凡所以救階級制之偏弊也。今彼號稱廢除階級之蘇俄。則主張一黨專政。不獨專政而已。並不許有他黨並立。是不僅不許人宣其意志。並不許人民自有其意志。指鹿而曰馬。則羣必應曰馬。敢曰鹿者。殺身之禍。隨之。昔趙高李斯之流。皆以此爲治者也。而亦即今日高唱打破階級制之蘇俄所厲行。而又將試之於我國者。廢階級者。廢其名乎。其名可廢。其形可改。而階級之實際。不能革。故曰階級非聖人意也。勢也。世有治亂禍福。人有智愚。

強弱而階級。遂自然以形成。聖人知其然也。故不求去階級之名。而務去其實。使人得於階級制之下。而具有無階級之精神。存其名則使善爲治者有所施治之具。去其實則使狡黠者雖盜名竊位。而人人得正其罪。而致討加誅。今人謂孔子之教與今日新學說相悖。其相悖之點。蓋卽在是。共產黨務去階級之名。而存其實。少數人發令施政。殺人以刃者數百萬。以政者數千萬。以行其萬不能行之主張。人民緘口結舌。不惟不敢言。且不敢怒。苟言且怒。是爲反動。誅戮隨之。嗚呼。孔子安得而不悖於此之學說哉。夫孔子者。真無階級者。也不惟無階級。且真能破除階級者也。夫階級者。初由人羣中能力之差異而成。繼則沿爲社會之定名。而形於待遇之差別。故各個人之階級。各個人自爲之也。然社會羣衆。雖囿於形成之習見。而不能打破。狡桀者流。且利用此習見。以遂其私欲。而惟恐其打破。而聖人則教人以道德爲之權衡。以打破階級之習見。使人知階級者。無論其爲自然演成。或法律制定。皆無一定之位置。而人得以道德之準繩。隨時變易之。世人不以攘夷尊王。實難孔子乎。然舜爲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皆孔子之所尊仰。以爲聖者。桀紂王也。湯武誅之。而孔子稱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以

前。世。未。有。革。命。之。名。詞。亦。未。有。敢。正。言。稱。美。湯。武。之。合。理。者。發。明。革。命。之。義。自。孔。子。始。夫。夷。而。有。道。則。聖。之。王。而。無。道。則。攘。之。安。見。王。夷。之。有。定。位。尊。攘。之。爲。定。法。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等。是。人。也。無。緣。受。教。不。知。禮。義。則。社。會。沿。其。習。見。而。名。之。曰。夷。自。孔。子。視。之。均。是。人。也。安。有。夷。夏。居。而。教。之。責。在。吾。等。此。其。打。破。自。然。演。成。之。階。級。者。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肸。召。子。亦。欲。往。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非。求。仕。干。祿。者。欲。以。拯。民。禍。濟。世。亂。而。已。矣。夫。世。人。非。以。尊。君。權。責。難。孔。子。者。乎。由。尊。君。者。言。之。公。山。佛。肸。皆。亂。臣。賊。子。也。而。自。孔。子。視。之。苟。志。在。仁。義。不。害。其。能。爲。東。周。也。其。所。謂。君。臣。之。義。其。所。謂。君。子。仕。以。行。義。皆。非。沾。沾。於。事。一。人。一。姓。以。爲。忠。而。必。以。人。民。之。利。害。爲。斷。利。民。之。君。則。事。之。爲。義。害。民。之。君。則。革。之。亦。爲。義。蓋。君。者。羣。也。以。羣。衆。之。治。安。爲。事。者。也。有。羣。而。不。治。不。安。則。失。其。爲。君。之。道。矣。失。其。爲。君。之。道。而。猶。君。之。則。非。君。臣。之。義。而。爲。情。感。之。私。矣。非。孔。子。之。所。許。者。也。此。其。打。破。法。律。制。定。之。階。級。者。也。孔。子。之。徒。善。述。其。師。承。而。發。爲。政。治。之。論。者。厥。爲。孟。子。孟。子。發。揮。此。義。尤。爲。顯。明。其。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諸。侯。危。社。

稷則變置。又其對齊宣王問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夫君而可變置，可易位，則其視此等法律之階級，無一定之位置，甚明也。如何而得爲君？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如何而不得謂之爲君？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不謂之君也。蓋自古以來，擁權竊位者，皆假法律之階級以行其貪私。孔子、孟子則詔人以仁義道德爲之標準，使千載後之假借名位階級，以便私圖者，得所制裁焉。其打破階級之苦心，在在可見，而謂孔孟之道爲主封建尊君權重階級者乎？夫古聖賢立言，大抵皆爲補偏救弊而發。春秋之世，恃兵力以覬覦名器者多，故孔子作春秋，以筆法行褒貶，正名分以彰僭越者之罪。此尊攘之所由來。蓋對於有大欲之諸侯而發也。戰國之時，強侵弱，衆暴寡，諸侯各僭號稱王，驕侈縱恣，日以闢土地，充府庫爲務。約與國事，戰伐糜爛其民，而不惜。人民處水深火熱之中，然懼於刑威而不敢抗。孟子遂伸民貴君輕殘賊非君之義，以儆當時及後世之欲竊權位以遂其貪私者。其爲正名分以彰僭越者之罪，猶孔子意也。王者天下之君，諸侯夷狄僭竊名器，營私害公，則王政不得行，治失其道，天下亂而民不安，故尊之

攘之。凡以羣治爲從而已。而民者國之本也。立君所以爲民也。世乃有使詐使力以取得名位者。不能保民而反虐之。而人民習於名器之尊。處於積威之下。怨而不敢怒。怒而不敢言。故孟子伸民貴君。輕殘賊。可誅之義。以昭示天下萬世。亦以羣治爲歸也。孔子之尊王爲民也。孟子之抑君亦爲民也。蓋親民者明德至善之止歸。以此爲之準。則則尊君爲當。其抑之也。非抑君也。抑其非君也。夫君豈可抑之者哉。君者羣也。尊君者爲尊其羣也。事君者爲事其羣也。有以羣爲事之君。而僭之犯之。則實際爲侵害其羣。故其尊攘皆爲民而已。至對於殘賊之君。古有革命之湯武。聖人稱之。然必如桀紂之殘賊。湯武之仁義。然後可稱爲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假令湯武而稍有私利之心。則其視桀紂亦五十百步耳。孟子所斥爲以燕伐燕。而伯夷所指爲以暴易暴者也。微不可不防。而漸不可不杜。故孟子因公孫丑有伊尹放太甲之問。而答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蓋知權位所在。爭之者多。後必有假湯武革命之名。以行其篡奪之實者。以此等私利狡黠之人。擁權竊位。則其爲害於民甚大。故正言其篡奪之罪。此非有所私於君。權正爲人民之安全與利益計也。孔子號爲集古昔聖哲之大成。孟子爲紹述孔

子師承肇開儒家政論之大賢。其解說君臣之義者如此。苟昭其義於天下。則暴君污吏固無所逃於民賊之誅。卽有避帝王之名稱而假託仁義以行其專政。濫刑之實爲人民害者。亦無所逃於民賊之誅也。然則孔子之說。何嘗有弊哉。世人泛言孔子提倡忠君而未嘗深究其義。試一進研孔孟所言事君之道。殊非世人心目中之所謂忠君者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大學曰。爲人臣止於敬。敬事者。敬民事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惟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然則舜之所以事其君者如何。舜舉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於是百揆時叙而無廢事。復流四凶族。殛鯀。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命禹治水。民始得安居。凡以舉賢良共盡力於民事也。舜之所以事君者如是而已耳。孟子又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仁者何。孟子所謂仁民也。道者何。孟子所謂盡君道也。君道者何。堯之所以治民者。卽舉賢以共盡力民事。去不肖以除爲民害者也。古者教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至善爲歸。其以治國平天下爲職志者。爲親民故也。欲行此達道。以兼善天下。莫要於善事其君。事君有義。進退有禮。曲從不得謂之忠。而諛不得謂之敬。欲引其

君以當道。則犯顏直爭。所不辭。刑威虐毒。所不避。以人民之樂利爲心。則生命在所不能惜。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爲人君者。不必皆賢。在事之者。有以輔導之。責難陳善。或不遽從。未可遂以爲不可與有爲也。君子之愛人也。重在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況對於以羣治爲事之君。而可不取之爲善。與之爲善乎。引之以入道。則其爲治也。易兼善其羣之道。孰過於此者。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其君非有大惡。不當絕然舍去。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此以見儒者所謂君子之仕。以行義者。皆志在濟世拯民。得一有爲之君。則天下之民舉受其利。故當委曲求全。以行其義。不當逞意氣。情感之偏。尤不可稍雜功名私利之見。故孟子雖盛稱湯武伊尹之業。而不以革命之事。教其徒。蓋以得君爲治。其勢順。革命改造。其勢逆。而其損害於一時之民者。多非萬不得已。不可出於此。且尤懼開後世之漸。狡桀者。流將假借湯武。以遂一己之貪私功名之士。將

輕言革命以滋人民之禍苦也。徵諸歷史篡奪之徒託詞於其君之必不能與圖治以逞其私欲者固不乏其人矣。統觀孔孟之所言無一不爲救一時之禍而防萬世之弊。故名義無定位尊攘無定法而一以人民之利害安否爲斷。循其道而後能免於一切階級專政之禍。不循其道則惟知斤斤於名義名縱去而實禍不稍減。今之責孔子者其未深研孔孟之學說者乎。抑深知之而恐其不便於己之私圖。懼人執殘賊必誅之說以裁制專政濫刑之流毒者乎。大抵孔孟之說皆以全民爲之主。審是義也則無論爲一人一黨一階級專政而不容他人他黨他階級宣其意志者皆在殘賊之列而不能逃於孔孟之誅者也。今之唱革命廢階級者遍天下而能知務民之義敬民之事者實鮮。彼惡君臣之名而皆有專制獨裁之心。欲天下之人惟彼之令是從而無敢異議。以少數人之理想發爲政治。雖殺人百萬千萬所不惜。嗚呼。孟子斥殘賊爲可誅。豈僅指暴君而言哉。凡據位擁權以施暴於羣者皆孟子所指爲暴君者也。推此義也則知古人是謂事君忠君者不在帝王諸侯之名而在利益羣衆之實。或名之曰總統曰委員制曰主席團。凡能使人民治安樂利而不徒以刑戮爲威者莫非君臣之義所在也。卽莫不當忠。

敬。以。事。之。者。也。其。不。然。者。是。孔。子。所。謂。廢。君。臣。之。義。不。忠。於。羣。者。也。嗚。呼。今。日。天。下。之。患。豈。在。孔。孟。學。說。之。弊。哉。弊。在。孔。孟。之。說。不。明。也。已。

與曾伋庵表兄書

丁卯九月

伋庵表兄之令弟及子姪。皆爲耶教信徒。且以傳教爲職志。（其令愛卽寶蓀女士）而伋庵兄則素不以耶教爲然者也。昨偶談及。謂耶教雖僞妄無足論。然其以因信得義爲教綱。亦似有其妙用與優點云云。予對於該教似是而非之語。辨之必明。爲其最能誤人也。爰揭誠意。毋自欺之義。爲之準衡。使一切不澈底之學說教義。無所逃於真理之裁判云爾。其杰識。

伋兄大鑒。日昨承教。謂耶教雖僞妄無可爲辨。然其因信得義一語。亦似有其特點。蓋愚人不知自擇於善。聞信而得義。則以爲易行而得入善之門也。並謂信教而不爲善者。卽非實信云云。此卽彼教辯護之語。弟昔在拙作破迷篇中已詳駁之矣。茲更申述其義如左。

因信得義者。事實理論皆可通。且各教亦均依此理論以成立。不獨耶教爲然。然

若特以此爲信條。而不以善義良心爲標準。甚至明斥善義爲無效。如耶教所訓者。則悖於情理而大有弊害也。耶教之先決信條。爲一信耶穌爲童貞女所生。二信耶穌爲上帝之獨生子。三信耶穌卽爲上帝之一體。四信耶穌流血能洗滌世人之罪。五信耶穌死後三日復活。凡信此數者。卽稱爲義。若不信者。惟仗自己之善義。則不得赦贖。是明明不以善義爲標準矣。此與執事之旨適相反。執事謂不爲善者。不得謂之爲信。是仍以善義爲標準也。彼教則曰。不信者。不得爲善。雖義亦仍爲有罪。則以信爲止。而不以善爲止也。蓋世間教義。大約可分爲二大宗。一神權宗。二良心宗。猶太教。耶教。回教。皆神權宗之最著者也。佛儒則良心宗也。神權宗皆專重信仰。不言心性。故軫域主奴之見。極重。嫉妬仇殺。列爲神訓。但能信仰。則稱善義矣。良心宗專主善義。故不重在信仰之自承。而在善義之實際。言實際者。謂其真僞也。故儒佛之教。皆以至誠無僞爲歸。宿心之誠。僞惟自己能知之。他人不能知也。今有人曰。我樂爲善。我信善法。乃至其行止言動。見於外者。亦皆善。未足以證其果爲善人。如是之人。且多爲大奸巨猾。爲其一心專注於他人之見聞也。心所注重在人之見聞。則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而私幸人之不見不聞。

幸人之不見而爲之。是爲欺人。亦卽自欺。欺人者自甘爲小人者之所爲也。自欺者不甘自居於小人。欲居君子之名而行不副其實。他人不知己。則自知。知其無實。不能自訟。克己改過遷善。而惟敷衍委蛇。自恕自慰。皆自欺也。夫天下之大惡。皆不離於自欺。故聖人教人修齊治平之道。惟在毋自欺。欲毋自欺。須先自知。其自欺。然此之自知。甚難。蓋常人慣於造設巧爲自己開脫之方。而自謂並未爲惡。然若能加以公正清明之推勘。則知所以自爲開脫者。殊不允當。大抵問心之際。於事理之便己者。雖屬偶有之特例。必舉以爲證。其不利於己者。雖事證纍纍。亦撇而不究。又必舉小人之不知己者。以爲比。而不欲以君子之至善爲法。凡此皆所謂巧爲自己開脫之法也。若認真推勘。則必自問曰。我何爲專取資於便己者。以自恕耶。於是試取其不便於己之點。亦一一加以研究。（卽格物）而已之惡意。惡行。惡影響。一一早露。而不可掩矣。（卽致知）此所謂格物以致其知也。此所致之知。專指自欺與非自欺。大學言之甚明。程朱誤解經意。以格物致知爲求知萬事萬物之理。而將聖人所鄭重申明致知專爲誠意。毋自欺之義。忽略過去。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後意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可謂重言以申明之矣。此專爲欲知誠意與否。則當下自問卽知。此卽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之意。豈如朱傳

所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如是。則窮年皓首不能言致知矣。而學者欲言誠意亦難矣。此象山所以力為支離。而陽明所以病為逐末也。夫世間事物窮理之人。而肯有浮誇行有飾偽者。殊屬常有。此人若欲誠意。其將澄心靜念。反躬一省。察一照顧而已足乎。抑將取平日所窮萬物之理。以究我意之誠否乎。況中庸明言。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而能盡人與物之性。盡物之性。亦即明物之理也。審是則非先誠意不可。今乃曰必窮物理。至極乃能誠意。是才末倒置。而顯與聖人之言相悖。聖學之本止在一誠字。論人之善惡邪正與察自己思想行為之是非當否皆可。以自欺與不自欺為權衡而判斷之。（例如敦行立品有求人知之意存焉否乎。見孺子入井奔而救之。有見好於孺子父母之心否乎等類是也。）若夫教人化俗尤不必高談道妙而惟在知此大本知本則立法行政用人教學皆以毋自欺為之樞紐可矣。天下之所以亂由於正道不明。正道不明由於穿鑿之儒生侈談高深玄遠之理而忽視聖人所鄭重垂訓切近實用之學。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性即理也。故經驗也。利通順也。如欲誠其意而致知。假令如朱子所訓。致知為窮盡凡物之理。試問即使於凡天下之物。理皆明瞭。於己之自欺與否豈能有絲毫之補。其說可謂不順而無可證驗矣。孔子曰。吾一以貫之。曾子述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全篇以誠意為綱領。中庸一書以至誠澈始終。論語記夫子之言教。忠信者數見。至其訓直質。直截史魚。夫達也者。直質好。美剛德。吾未見剛者。剛訓自訟。誨內省。教慎獨。皆誠之義也。而所深惡痛斥者。厥惟不誠。如巧言佞色。鮮矣。仁。鄉原。

穿窬之盜也。賤色取仁而行遠。今之學者爲人。於以知聖人之學。及其立言以教人者。其義甚約曰誠而已矣。毋自欺而已矣。故乎言學術道德事理人格不可泛無標準。誠卽一切事之標準也。例如今之人言學說主義者各執其說以爲至善。且公然謂聖賢之道皆非吾將何以斷其是非曲直耶。明自欺之說。則凡言主義倡學說者。則觀其是否爲人民之實際利益。抑爲謀自身之利祿功名。觀其是否根據事實經驗。愜理當心。抑爲偏徇己見。恣欲快意。近日國民政府某君子云。在漢一共和來於君。君謂之曰。男女戀愛。絕對自由。權在汝妻。汝不應干涉。某憤然曰。吾以君素主持風化。故來辭。何爲出此言。君曰。汝昨日台上演說。信言須打倒一切舊禮教。何以復言風化。某云。吾等亦惟是遵照黨義宣傳而已。言下甚自慚。其心所不謂。然者。而身行之。口宣之。推其本。亦自欺之爲害而已矣。觀其自身所力行與其施爲之成績。而其人其說之誠僞是非無可隱遁。於以見古聖哲專以毋自欺爲一切道德學問事業之簡要條文者爲切實用而易於率循也。夫宗教何事耶。重實際耶。抑重名義耶。重精神耶。抑重形式耶。若謂其信仰而能稱爲義也。胡爲中外教徒之惡行劣迹。初不減於常人也。此神權信仰之教義之不可通也。自良心之教義言之。則可曰是雖名曰信教。行善而實不誠也。實自欺也。以誠與否斷其善惡。而不以信與否斷其善惡。則天下之忠奸是非莫能逃鑒衡誅罰矣。夫天下之事

理。復。雜。萬。變。不。有。簡。易。切。要。之。法。何。以。御。之。故。孔。子。有。一。貫。之。道。有。約。守。之。法。文。正。公。以。立。德。立。功。知。人。善。任。聞。於。世。而。其。治。事。修。學。之。扼。要。語。亦。處。處。以。誠。爲。歸。結。其。言。曰。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又。言。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又。言。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又。言。能。慎。獨。則。內。省。不。疚。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是。皆。以。毋。自。欺。爲。辦。事。觀。人。治。心。修。身。之。綱。領。足。知。千。古。聖。賢。律。已。教。人。同。一。方。法。卽。毋。欺。而。已。故。大。學。以。誠。意。爲。本。先。而。佛。教。以。妄。字。爲。五。根。本。戒。之。一。妄。者。誠。之。反。也。善。立。教。者。必。於。此。點。著。重。否。則。言。信。道。行。善。皆。虛。僞。耳。明。乎。此。義。則。各。宗。教。之。是。非。利。弊。可。以。判。矣。而。彼。因。信。得。義。之。教。條。尙。有。立。足。之。地。乎。哉。知。誠。與。不。欺。爲。一。切。善。義。之。本。則。凡。號。稱。宗。教。而。不。能。發。明。存。心。養。性。之。方。者。尙。得。稱。爲。有。立。教。之。價。值。哉。以。上。言。凡。立。教。必。以。良。心。爲。本。而。偏。重。信。仰。者。之。不。可。以。爲。教。也。然。則。何。爲。而。言。以。信。得。義。事。理。皆。可。通。而。各。教。賴。此。以。成。立。也。請。言。信。之。意。義。信。也。者。於。一。事。之。不。能。於。當。前。目。見。而。

必待事後證驗者。則必依據往常事實之經驗。或則信賴閱歷老成人之言說。從而行之。由事證者。是爲常識。憑人言者。是爲信仰。然以常識爲依據。亦信仰也。以人言爲可信者。亦因其爲根據經驗與常識也。譬如將往一地。素未知其途程也。然有常往是地之舟。知乘是舟。則必能至其地。何則。前人經驗可信。故也。又如種瓜得瓜。種豆種豆。雖已素未經驗。而前人之經驗可信。故見所播種。卽知其所收穫。是常識也。科學者。根據可見之物質證驗。其根據之終結。亦常識也。凡事之不可隨時以物質證明者。爲出於常識範圍之外。則科學之技窮。而事則實有。例如心力之變化與感應。初非科學家之所承認也。然已成爲確定之事實。死後靈魂之存在與動作。非科學之所承認也。亦爲慣見之事實。以物質言之。二者皆不可信者也。而聖哲言之。史乘載之。古今達人君子傳之。以吾之常識與明智決之。則寧信古今多數聖哲君子學者之言。而不信彼純物質之人。以物質之術究物質之事。而智力不能越物質以外者。其事似舍常識而專信仰。而實則亦常識也。何則。彼前聖言之。後之君子學者從而法之。且其言其行。皆有成效可觀。依其言而行。其事今日之有效。猶之古昔也。故知其凡所言者。皆非虛也。彼物質學家。謂爲

無證驗者不能依其言而實行之故也。（卽定靜安慮格致誠正工夫）其依其言而學而行者未嘗不實有證驗彼以不見遂謂其無耳或一科學家實驗矣他科學家不見又斥此人爲妄仍不信也。英國最有名之科學家倭利弗爵士於科學電學戰靈魂風天圖見交談並託其手作書倭氏因而專研靈學著書甚多然他科學家不信其言謂其爲神經變態或謂爲僞託也。執一己偏蔽之見而不信他人經驗之言則仍由於己之不明不智亦卽常識不充之故也科學家舉物質定例之經驗以詔人不外乎因前之已然以決後之必然道學家則舉事境變幻之經驗以詔人由於遠觀微察旁徵博證亦不外以前之已然決後之必然物質定例者性也事境變幻者命也性屬定理終古不變命屬因果因心而立發爲萬變。孟子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之義甚明。故屬於定理之推測易以其隨時可證驗也屬於因果事變之證驗難以其須合數十年乃至數代數世爲證驗也憑唯物之說則教人以目見爲斷如是則乘人不見取他人財物爲己有可也交財市易乘法律之隙以損人利己可也今日通都大邑殺人越貨擄人勒贖公行無忌者以其巧足以逃法網而威足以脅良懦也彼惟具物質之眼光以爲法律之外無刑罰矣而凡奸惡之事人所不知或雖知之而勢莫如我何者則爲之無所懼也若夫知命之

君子則知唯心造因之可懼。信古人之所言善惡果報之不可倖逃也。知功名利祿乃至一飲一啄皆由夙業以造成。今世之命不待巧取豪奪而後能致之享之也。其巧取豪奪而得之功名利祿亦命中所固有者。徒枉費心機以造惡業。悖入而終必悖出也。又見某家以忠厚起家。而子孫賢智安樂豐富長久也。某家以奸惡刻薄起家。而子孫頑劣奢淫旋即衰絕也。如是者以遠大精密之眼光合數十年之事局以爲觀察。遂不得不捨目前可幸得之利益而忍耐自制。而黽勉刻苦。緣確見後日之惡果無可避也。古聖人之言與佛所垂教皆鄭重於此點。欲世人能見其遠者。大者勿徒見一時物質之利而忘日後決不可免之大害也。然遠利遠害非目所覩苟非以前哲之言爲可信則人不肯從也。其能從善言而刻苦自勵不肯爲惡者皆有所信故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政刑者目可立覩身可立試。然歐美政刑完備極矣。而奸盜日有所增。德禮者動於良心效在無形。然昔以此爲教之中國雖鄉僻之地警察所不至。政令所不聞。而人民各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教相維繫。以因果感應吉凶禍福之說相警戒。而一地之治安得賴以保全。豈人之有不同哉。一則

專。徇。物。質。而。務。避。人。之。耳。目。乘。人。之。不。聞。見。輒。復。爲。惡。一。則。心。有。信。仰。而。以。社。會。之。褒。貶。因。果。之。禍。福。自。爲。策。勉。故。也。是。故。世。間。一。切。教。義。皆。賴。信。以。成。立。佛。法。以。信。解。行。證。爲。修。學。入。門。次。序。經。有。云。信。爲。道。原。功。德。母。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凡。言。學。言。教。皆。以。信。爲。先。夫。欲。人。爲。善。非。可。以。力。驅。勢。迫。也。能。信。則。從。而。行。之。矣。故。因。信。得。義。之。說。在。以。良。心。善。義。爲。教。者。必。有。之。條。件。也。非。耶。教。之。特。點。也。耶。教。之。特。點。在。專。信。其。教。主。及。荒。誕。之。信。條。而。明。斥。良。心。善。義。爲。無。效。其。謬。妄。實。出。吾。人。意。計。之。外。者。也。以。是。之。故。其。教。信。徒。多。不。免。於。自。欺。欺。人。弟。所。知。之。教。會。中。牧。師。長。老。有。口。斥。其。教。之。虛。僞。而。履。行。職。務。口。誦。禱。詞。如。故。者。近日得日本大僧正位之美人克爾 卑氏者一文有言。梁早平爲耶教徒。繼意研究慮見其妄而去之近日。則一般主教牧師因攻擊教義之荒謬者多。終日對人道歉不暇云。 又。見。親。友。家。族。中。之。信。教。者。而。信。中。國。鬼。神。輪。迴。因。果。數。命。卜。筮。乃。至。實。行。誦。經。禮。佛。凡。彼。教。所。斥。爲。虛。僞。之。事。而。心。則。信。之。又。有。明。知。身。受。儒。佛。教。義。之。實。益。而。不。敢。明。言。以。詔。人。問。以。耶。教。之。優。點。口。莫。能。答。問。以。耶。教。之。利。益。指。莫。能。證。而。自。命。爲。信。徒。如。故。心。所。謂。然。者。爲。一。事。而。身。所。奉。行。而。倡。導。於。人。者。爲。另。一。事。嗟。乎。人。皆。知。天。下。今。日。之。大。患。在。以。欺。僞。相。見。而。不。知。己。未。能。免。於。欺。僞。故。弟。不。自。量。其。譫。陋。欲。發。明。聖。

人知本之學。使世之爲學爲教爲政治者。皆能知致誠意之義。毋安於自欺而不知反也。

